

星火文化

聖十字若望靈修研究權威
費德立克·路易斯·沙爾華多神父
Fr. Federico Ruiz Salvador, OCD◎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愛，永遠 不會滿足

學習聖十字若望靈修的最佳指引

神祕神學家聖十字若望一點也不神祕，他正是今日所謂的完全付出、隨時待命、腳踏實地和接近生命的人，他的著作就是從這樣的生命抒發，教導人如何透過信望愛三超德擁有圓滿的基督徒人性生活。

路易斯神父精細的解析聖十字若望所有的措辭用語，以探求根本的答案，有如一盞明燈，照亮在靈修路途中摸索前進的人。

【推薦人】

赤足加爾默羅會前總會長 Luis Aróstegui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宮高德神父
台大哲學系教授 關永中



加爾默羅靈修

凡尋求天主，深感除天主外，
心靈無法尋獲安息和滿足的人，
會被吸引，進入加爾默羅曠野。

星火文化

愛，永遠 不會滿足

學習聖十字若望靈修的最佳指引

聖十字若望靈修研究權威
費德立克·路易斯·沙爾華多神父
Fr. Frederico Ruiz Salvador, OCD◎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愛，永遠不會滿足

學習聖十字若望靈修的最佳指引

推薦序一 轟轟烈烈的愛

台大哲學系

關永中教授

009

推薦序二 默契的結合與信仰的提升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宮高德神父

011

推薦序三 那棵結實纍纍的美麗梨樹

呂玉貞

017

作者簡介 愛、知性和自由——加爾默羅靈修的使徒

赤足加爾默羅會前總會會長 Luis Aróstegui

0 2 5

前言

0 3 1

第一章 聖十字若望是誰？

0 3 3

教人讀書寫字，而非神魂超拔

姊妹比弟兄更懂他

他書寫祈禱，不是寫書

CONTENTS

目錄

第二章 聖十字若望，被愛占有的人

047

被愛占有

捨棄得多，愛得更純粹

靈修生活的進程

第三章 他不教靈修學，他活出來

071

聖十字若望的信德

信德的中心：天主的奧祕

在基督內的啟示

信德之光：信者的心態

在信德中相遇

第四章 經由愛而轉化

107

聖十字若望個人的愛德

超德基礎：我們被造是為了愛

錯亂的情感：欲望、渴望

意志的愛

神化的愛

第五章 使用媒介

139

超德生活中的媒介

聖十字若望個人使用的媒介

以感官作為媒介及其克修

神祕經驗中媒介的角色

CONTENTS

目錄

愛，永遠不會滿足
學習聖十字若望靈修的最佳指引

第六章 收斂心神和歸返內心

169

聖十字若望時代，神修語詞中「收斂心神」的觀念

今日重新發現收斂心神

超德的收斂心神

心理學的歸返內心

習慣性的收斂心態

以愛注視天主

附錄 聖十字若望與私人啟示

187

推薦序一

轟轟烈烈的愛

台大哲學系 關永中教授

有

位篤信佛教的學生，在選修過聖十字若望神秘學課程後，自然而然地向不同宗教背景的朋友們分享道：「基督信徒的靈修，在乎與上主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乍聽之下，他們似乎有點錯愕，向來活在渡眾生、證真如、得上智的東方傳統脈絡下，好似不容易一下子調息過來作考量。但漸而終能體認到，那生生不息的大化

流行及其造化，可被濃縮為一個「愛」字；這點恰好被聖十字若望的著作所點化。

然而，要研究聖十字若望的著作，須先閱讀他的詩作；要閱讀他的詩，須先了解他的人。他的學理全然引申自他的詩句；他的詩句全然孕育自他的生平。固然，人物傳記，可以華而不實，也可以質樸無文，唯獨路易斯神父所作的描述，卻剛剛恰到好處：談經歷則坦然交代，論生平則絲絲入扣，講理論則井然有序，評詩篇則入木三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尤強調聖人之為「愛的聖師」，他雖身如槁木，卻心懷愛火：讀其行文，恰如親見聖人風範。驟聞此書中譯出版，欣喜之餘，特此大力推薦，但願人手一本，以廣流傳。

推薦序一

密契的結合與信仰的提升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宮高德神父

本

書的重點，是以淺顯易懂的文字，為我們論述一般人十分陌生的神祕主義，把信友的生活本質，從跟隨基督的靜態學理，轉化成在基督內生活的動態實踐，使人們深刻體驗到基督在我們內生活，「與基督結合」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極致和頂峰。

聖十字若望這位十六世紀最偉大的神祕學家，把神祕結合的

經驗描述得淋漓盡致，也教導我們靈性的覺醒，無論是漸悟或者頓悟，在心靈深處實質上覺察到自己為天主所愛、所屬，才能以皈依的行動把自己結合在天主內，正如聖保祿宗徒在《迦拉達人書》二章上，那句大家都能耳熟能詳的經典名言：「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

《若望福音》第十七章，全章短短的二十八節就是「神祕學」的泉源，若望宗徒在長久的「默觀祈禱」中，深刻體驗到耶穌救恩的豐盛，「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他們內，祢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耶穌的自我祭獻犧牲，完成了天主的許諾和永恆神聖計畫。

在學理探討上，此種靈修被歸屬於「一體模式」類型，與「位格模式」有所區分。「一體模式」很富有東方靈修色彩，耶穌有亞洲人的血統，宣講天國的喜訊自然流露出傳統文化的思考特色。若

望宗徒得到完整的天國啓示，給我們這麼清楚的傳授和描述，但是一般人卻對「默觀祈禱」幾乎沒有接觸過，經常因無知而忽略，更錯失這份教會靈修的瑰寶，無從珍惜而浪費了這份信仰上的資產。

「神祕學」是靈修神學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把信仰上的神祕體驗和現象，做系統的架構講解和思路整合，給後學者較清楚的導引。從教父時期起，為表達《聖經》中的奧祕含意，以及基督在聖事中的奧祕臨在，使人對天主有真實的認識；並藉著默觀祈禱，經過感官的淨化與心靈光照，進而達到能完全與天主密切結合的境界。

有關人們對尋找天主、並體會天主旨意的向上之道，就是神祕神學，我們必須藉著無法言傳的默觀，才能獲得直接的認知；就如《心靈的黑夜》第二卷第五章，聖十字若望提到：默觀就是神祕的神學，神學家也稱之為隱密的智慧。聖多瑪斯說，此種智慧是天

主藉其聖愛直接通傳傾注於人的靈魂。因此，十字若望教導我們，此種知識是與至高光明榮耀密切結合的果實，超越一切人間的智慧，絕對真光明照人的靈魂，使其完全沉浸於天主的愛情海洋，高深浩瀚無可測量。

經由本書的講解，可以確定的是：神祕生活的體驗完全超越人的能力，天主直接和人的靈魂接觸，使人感受到祂的臨在，人只能感恩的接受，漸漸能加深「信望愛」三超德，讓人深受吸引而無法忘懷，體會到最深的平安愉悅、甘飴滿足，天主的親臨必能提升人的靈魂成長，由淺入深、由部分而整體、由短暫到連續、由偶然到永恆，攀登到「止於至善」進入「天人合一」之生命的圓融幸福。

從路易斯神父的講稿中，給我們揭露了聖十字若望的真實生活體驗，使我們更加認識聖人明顯的超然物外和坐忘，以及多方的愛人熱誠，不斷的自我付出為服事近人。聖人也熱愛軟弱的教會，即

是基督的肢體，聖人的渴望承受痛苦和辛勞使人印象深刻，他也熱切地尋求人靈的皈依和聖化，讓我們看到「甘願為弟兄姊妹的利益而付出一切」的榜樣，只因聖人如此的收斂心神、全心擁有基督。

這本書經由新竹芎林上天之主隱修院的精心翻譯並出版，必定受到華語讀者的歡迎，為廣大渴求靈修成長的人們，打開了聖十字若望的生命內涵，有如一盞明燈，照亮在靈修路途中摸索前進的人，因而很樂意為之序。

推薦序三

那棵結實纍纍的美麗梨樹

呂玉貞

一一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我和二位菲律賓朋友一起到西班牙的塞谷維亞，事先我們並沒有作任何觀光功課，我們是為聖師十字若望而去的，因為他的棺槨就在那裡。到了之後，我們才發現這是一座由河川、綠蔭、城堡所組成的美麗小山城，而且還是個頗負盛名的古城。

登上進堂的階梯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左側一棵結實纍纍的

美麗梨樹，很是醒目。

聖師的靈柩就放在側殿，高高的放置在一塊大理石基台上，正前方有個祭台。當時是午後二時，正有一位年輕的神父在舉行聖祭，輔祭的是一位更年輕的執事，有二位教友參與彌撒。寧靜，正是當時的氛圍。

彌撒後，我靜坐於堂內，凝視著聖人的棺槨，雖已在這裡待了好一陣子了，但還是很難分辨眼前的是真實？還是夢境？

二〇一三年七月，我在彰化靜山首次看到聖師十字若望的書，第一本閱讀的是《兩種心靈的黑夜》，他那驚人的信德及專注的真愛，讓我不禁要問：「這是怎樣的一個人，竟可以如此看透真相？心靈可以如此自由！」此後，我陸續閱讀了所有他和聖師大德蘭的相關書籍。

從書中得知，這是二位非常重視友誼的聖人，此後，我不管到

那裡，行李中一定有他們二人的書，像與好友同行一樣；除了他們的教導提供了我旅程中不絕的靈性養分及心靈的提昇外，許多因他們的存在而帶來的驚喜，也總是在預料之外出現。

二〇一五年八月的西班牙朝聖之旅就是其一。原本只是暑期法國的短期進修，因朋友發現我熱愛二聖，而主動提出在聖女大德蘭誕生五百週年的禧年，陪我走一趟西班牙的朝聖之旅。

初到亞味拉已深夜，第二天清晨走出小旅館，走沒多久，仰頭看到建築物上的幾個大鳥巢，鳥巢之大前所未見。我馬上想到，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書中，談到來自壞習慣的小罪時，曾提到一個小鳥的譬喻，書上寫道：「小鳥被細線或粗線綁住，並沒有差別。因為，即使是細線，小鳥被困住，與綁在粗繩上完全一樣，小鳥無法掙脫細線，展翅高飛。細線較易掙斷，這是真的，然而，無論如何容易，不先掙斷，小鳥仍然不能飛翔。」（山1·

11·4) 讀到這裡，當時我心頭會掠過一個問號：「世上有那種粗繩、細繩都可綁住的『小鳥』嗎？」如今看到那宛如茅草屋大的鳥巢，我可以想像當年十字若望看著大鳥巢或飛翔的「小鳥」時，他心中惦記的，是如何協助一個被捆綁的靈魂，重獲他一再關注的心靈自由。

聖十字若望是教會聖師，也是著名的靈修大師，在此之前我雖然沒看過他的書，但他的教導卻是很早就已出現在我的信仰陶成中，只是當時教導我的人不一定提到他的名字；更可能的是，曾提到他的名字，但我因為太陌生而沒印象。

在我學習祈禱的過程中，就不乏被教導：寧靜祈禱、信德祈禱、默觀祈禱；不要重視感覺、神慰，有，很好！感謝天主；沒有，天主一樣在；信仰不可依賴感覺……等等。因此，當我開始看十字若望的書時，發現有許多的概念是早就存在的、熟悉的，因

此，共鳴不斷。

聖師十字若望的「以人為中介」的教導，也影響我頗深。我從很早就被教導：生活中的重要決定或有疑慮的事，要請教明智而可信任的人。就如費德立克·路易斯神父在本書所提的「沒有得到人的肯定和證實，天主所賜予的神祕恩寵不會生效。」因為聖師如是說：「天主不希望有人單憑自己，相信個人的經驗來自天主，或沒有透過教會或聖職人員，而確認或肯定它們。因為對這樣孤單者的心，天主不會賦予真理的明晰和確認。」（山 2·22·11）

很慶幸最終可以接觸到聖師四大名著的中文新譯本：《攀登加爾默羅山》、《兩種心靈的黑夜》、《聖十字若望的靈歌》、《愛的活焰》（以上皆由星火文化出版），讓我對聖師的教導不再是片段，而是更詳細且完整。

在接觸聖師的中文譯本時，意外發現幾本非常可喜的小書，作

者大多出自聖師聖十字若望和大德蘭的嫡傳——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男、女會士。

英國依恩·瑪竇神父的《天主的撞擊》；日本奧村一郎神父的《祈禱的美麗境界》；英國瑪麗·麥克瑪修女的《走進倫敦諾丁丘的隱修院》（以上皆由星火文化出版）；還有出自西班牙會士的本書；台灣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來台史、訪談及其他資料，則收在林保寶先生編著的《用靜默，擁抱世界》（遠流出版社出版）。

身為受惠者之一，我覺得必須一提的是，台灣加爾默羅聖衣會的修女們，爲了慶祝聖女大德蘭誕生五百週年，早在廿幾年前即著手翻譯她們會父、會母的著作。爲了更貼近原著，譯者甚至不惜下苦功修習西班牙文，此番用心確實也得到天主豐沛的降福；加上譯者自身得自加爾默羅的修行經驗，譯文順暢且深廣度兼具的靈修鉅著新譯本，經由星火文化出版，一本一本陸續在各地上架，不只是

基督徒，就連一般國人都可近身接觸，讓四百多年前二聖的靈修經典、與他們當代男女弟子的熱誠與實踐，安靜的走進台灣社會人群中，甚至步入各處華人團體。

這些見證小書，雖然表述的風格各異、對象不同，相同的則是充盈著他們愛主的熱情和因愛人而生的福傳向度。

望著案上一系列二聖及相關的中文譯作，我彷彿又看到塞谷維亞那棵結實纍纍的美麗梨樹。

作者簡介

愛、知性和自由之加爾默羅靈修的使徒

赤足加爾默羅會前總會長 Luis Aróstegui

一 九三三年，費德立克·路易斯·沙爾華多神父（Federico Ruiz Salvador, OCD，以下簡稱路易斯神父）生於西班牙卡斯提，是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同鄉。一九五〇年，十七歲時，在大德蘭的加爾默羅修會誓發聖願。一九五七年，廿四歲，被祝聖為神父。他是羅馬德蘭神學院的神學博士，羅馬聖經學院的聖經學碩士，並在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Innsbruck）專研信理神學。

畢生的活躍生活中，一直擔任羅馬德蘭神學院和普世母皇學院

(Regina Mundi Institute) 的信理神學和靈修學的教授。他曾到過許多國家，有過無數的演講及工作坊，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著作等身，發表過許多的文章。他從非常年輕時，就懷有無比的熱忱，專研並講解偉大的神祕家和靈修大師聖十字若望。

在德蘭神學院服務期間，擔任過不同的要職：*Ephemerides Carmeliticae*（現在是 *Teresianum*）雜誌負責人、靈修學院院長、德蘭神學院的校長，直到二〇〇六年因病退休，安養於馬德里。

他的許多著作中，最重要的列舉如下：

- (1) *Introducción a San Juan de la Cruz. El escritor, los escritos, el sistema.*（暫譯：《聖十字若望導讀：作者、著作、系統》）
- (2) *Camino del espíritu. Compendio de teología*

- espiritual*. (暫譯：《靈修之路：靈修學概論》)
- (3) *Místico y Maestro: San Juan de la Cruz* (暫譯：《神祕家與大師：聖十字若望》)
- (4) *Dios Habla en la Noche*. 英譯本： *God speaks in the Night: Life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Collaborative work conducted by authors Federico Ruiz and José Vicente Rodriguez) (暫譯：《天主在夜裡說話：聖十字若望的一生》)
- (5) *San Juan De La Cruz Obras Completas*. (Revisión textual, introducciones y notas al texto: José Vicente Rodriguez Introducciones y notas doctrinales: Federico Ruiz Salvador). (《聖十字若望全集》)

在傳授聖十字若望方面，路易斯神父是最博學的一位，可說是本會的權威學者。藉著專研聖師的學說，他致力於啓迪人的奧秘，仰賴這位聖人的幫助，努力徹入福音訊息的深處。的確，聖十字若望的熱切願望是，去認識，也讓人認識耶穌，這位基督——為了與天主結合，應該瞭解基督的門與道路的奧秘。（山 2 · 7 · 11）只要注視祂，你會認出，隱藏在祂內最深的奧秘、智慧及天主的奇工妙化。（山 2 · 22 · 6）——聖十字若望對人的尊貴，滿懷讚賞，也對其靈性弊病的處境，滿懷同情，他溫良又誠摯地爲我們指出康復的道路。

本書作者路易斯神父在詮釋時，以客觀的準確性——最主要始於聖十字若望學說的核心知識——總是以聖人的聖德和人性生活來探究。綜觀他的著作，展現出他對靈修學史的淵博知識，藉此彰顯出聖十字若望這個人。他依靠這位加爾默羅聖會士的學說和經驗，

努力回應今日世界的緊急需求和問題。因為聖十字若望所教導的，不是什麼精英主義或異於常人的學說——他本人就是卑微者的兒子——，而是能在人們的生命中自然地發生，甚至，往往是覺察不出來的。就是這麼的非凡，又這麼的平凡，如同耶穌的福音。

路易斯神父採用的，絕不是外在簡便的彙集，而是從精細的解析中，徹知聖十字若望所有的措辭用語，探求根本的答案。作者至極誠摯的研讀，使他的詮釋備受推崇。因此，他不只是一位專家學者，也是一位大師。

專研聖十字若望時，路易斯神父辨識出所有衍用的傳統觀念，也建立了聖人的學說體系，這是出於他對系統的喜愛，也可能爲了教學上的清晰。因此，他以這位神祕思想家（聖十字若望）所說的話語爲基礎，凸顯了此一學說體系的真實、靈活和有成效的連貫性：

人性的學識引導聖十字若望，看出淨化的必要，或者，換句話說，需要從內在，從個人的自由意志得到醫治。同時，無可言喻地，最主要的，他懷有單純的信德，相信天主對人的愛。天主的愛隱藏在人存有的極深處，正是祂，使治療的淨化起了作用：「靈魂的健康是天主的愛。」（靈歌 11·11）

在路易斯神父方面，他呈顯出來的，不只是學者的興趣，而是他對聖十字若望的愛，這一份滲透的摯情，使他懷有親密的信賴、自由和靈心的相通，詮釋聖十字若望、會父與靈修大師的基本訊息。本書作者寫作的特色是：愛、知性的嚴密和自由。

前言

本書是西班牙籍的加爾默羅會士費德立克·路易斯·沙爾華多神父 (P. Federico Ruiz Salvador, OCD) 主講的避靜道理，他是本會聖十字若望的權威學者。他於一九八八年夏天應邀前往德國，為加爾默羅隱修院講退省，以西班牙文主講，由當地的加爾默羅會省會長口述譯成德文。修女們將錄音帶及筆記寄給英國達靈頓加爾默羅隱修院，該院修女將所得的資料，加以整理譯成英文而出版。中譯本即是按此英文版翻譯的。

第一章

聖十字若望是誰？



聖十字若望在今日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被重新發現。真是這樣，不只在修會，而且是整個教會，甚至連教會外的各式團體，還有非基督信仰的人士。他被視為尋求生命更深特質與意義的嚮導。

身為加爾默羅會兄弟姊妹的我們，想到他是我們當中的一位，這是個很大的喜樂。那麼，重要的是，我們要自問，是什麼引導這位聖人進入修會，以及他如何度修會的生活。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會幫助我們了解他的著作。然而，回答這個問題卻不是件簡單的事。他不像亞味拉的聖女大德蘭，或里修的聖女小德蘭，因為他沒有寫所謂「自傳」的書。在著作中，他也從不談自己。許多沒有留下的記錄，對今日的我們來說，那是非常重要的。還有一些寫下的東西，後來也被損毀了。不過，這份靜默和沉靜，反而完整地保持了聖十字若望的特質，及他整個生命的意涵：這是他內在靜默的一個面向。

教人讀書寫字，而非神魂超拔

若望早年經由二條途徑接受陶成和教育：照護病人，及求學於撒拉曼加大學（Salamanca University）。他走向加爾默羅會的路並不是平坦大道。因為先有醫院神職，後有耶穌會士都想拉攏他。四年求學時期過後，若望陷入一個危機。他在撒拉曼加大學中全神貫注研讀功課，覺得所學的神學理論和實際生活格格不入。當若望會晤聖女大德蘭時，他正面臨轉入加杜仙會（Carmelites）的心境。聖女大德蘭認為，他可在革新的加爾默羅會中尋獲心靈所渴慕的，便勸服了若望繼續留在加爾默羅會。

由於我們對他的傳記所知甚少，我們易於聯想若望是個專業作家，這完全是誤解。他在修會內和會士們共度真正的團體生活。他尋求與努力度默觀生活的人交往，他的著作無非是這個修行的流

露。因此，他的靈修生活包含全部的因素：默觀、團體生活、教導、操作、獨居和展望遠方傳教。若望完全深入加爾默羅會生活的各個幅度。他不僅富於才幹，也常隨時待命爲人服務，不僅講道理和聽神功時如此，連在花園和建築工地時，也抱持相同的態度。他正是我們今日所謂的完全付出、隨時待命、腳踏實地和接近生命的人，他的著作正是從這樣的生命抒發出來的。他確實特別關心他所認識的人，即具體的人。他沒有帶領他們進入神祕主義的神魂超拔，卻常常只教導教會的要理，例如接待身分卑微的人，他也教他們讀書寫字。

姊妹比弟兄更懂他

我們的會父，聖十字若望，是德蘭革新修會的父親、老師和嚮

導。他是會母所信任的人，但他從未做過會母的長上。終其一生，甚至位居省會長時，仍有上司凌駕他。我們幾乎無法稱他是赤足加爾默羅會的協創者——這名稱其實更適於組織管理革新修會的古嵐清（Jerónimo Gracian Dantisco）——但若望是修會的告解神師、靈修嚮導、陶成者和指導者，他是加爾默羅會精神的喚醒者。由此觀之，他理當被尊為會父。他甚至稱聖女大德蘭為「我的女兒」，雖然會母比他年長許多；會母也說若望是「我靈魂的父親」。若望也稱聖女大德蘭為「我們的會母德蘭」。

每當若望接受任職，他便使之成為靈修陶成和指導。他擅長口授教導。他的神恩是交談、對話。他善於長時間聆聽。他的回答來自親身經驗，絕非由書本而來，因而給人確信，產生力量和果實。為這種交談，他常預備好隨時被打擾。另一方面，他總不推辭普通的日常工作。有次他擔任某會院的院長，該院前五任院長致力於供

應用水卻毫無成效，若望僅建造一導水管即告功成。在他的價值層次中，寫作確實居於最末。我們真幸運，他竟然寫了些東西，且流傳至今。像這樣的作者，即今日所謂的「神祕家」。

作為靈修生活的老師，無疑地，十字若望和赤足加爾默羅會隱修女有極靠近的關係。早年，他的同會弟兄幾乎將他逐出修會；透過修女們的協助，他得以繼續留在會中，且茁壯深入修會。我們已提過聖女大德蘭和她的影響。且有數位院長姆姆以財物資助他成為革新加爾默羅會士。托利多(Toledo)脫險後，加爾默羅會隱修女庇護他，照顧他的健康。珍視愛惜若望著作的也是她們，並予以出版。至於若望，他偏愛關照修女們的靈修。在降生隱院任告解神師時，他陶成了整個團體。脫離監獄後，托利多修女們首先聽到他的詩。他與貝雅斯(Beas)、革拉納達(Granada)、塞谷維亞(Segovia)三地的修女有很溫暖的關係。他和加爾默羅隱修女的

相遇，不斷賦予他靈感。甚至現今時代，當聖若望仍極度不被同會兄弟熟知時，依然是修女們瞭解他、認識他且奉他為導師，如里修聖女小德蘭、狄榮的聖三麗沙（Elizabeth of Dijon）、艾笛·斯坦（Edith Stein）。

但十字若望仍繼續地不被瞭解。他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枯燥和沒有人情味；它們有些太難、太神祕了。（如果十字若望描述自己身體、心靈、神祕的經驗，他勢必成爲今日的暢銷書作家……！）這一切是聖人靜默的一面。他確信凡內在經驗的事都有意義，並造成人從未覺察的外在效果。他不認爲自己投身於某事是「爲了什麼……」；他沒有「爲了作見證」或「爲了給人標記」，而力圖做個會士和神祕家。與基督同處的生活本身即是見證和標記。在他看來，書寫記錄是非常次要的事。若望和耶穌·安納姆姆（M. Ana de Jesus）之間連繫著很深的信任和友誼關係。如果安納姆姆選擇

講述彼此的關係，今日的她必是若望聖師內在生活的特優見證人。但她選擇了靜默；也許她必須給若望這個許諾。

他書寫祈禱，不是寫書

聖若望的著作應被視為他在修會中口述教導的延續。他自己認為寫作本身居於其價值表的末位，但他已有良好的準備從事論著。若望的文化涵養普遍廣泛，非常完整，又獲益於他在藝術和護理上有過多方經歷。他在撒拉曼加接受了極好的教育。個人的豐富經驗、修會十二年的教導和牧靈工作，使他尚未著手著作時已獲得完整豐富的陶成。他並非以教育學的觀點寫作，他的論述是他內心經驗的迸發；他的著作可謂聖三光榮頌，意即獻給天主的著作，不是為發表，也不是為了人而寫的。這是祈禱的書，而不是關於祈禱的

書——或至少可說二者兼有。

一九二六年，聖十字若望被宣封為**教會聖師**。大約二十至二十五年前，關於聖十字若望該被稱為教會聖師或本會導師，曾掀起一場爭論。若望確實未曾寫下任何加爾默羅會生活的論著，也不會註解《會規》或《會憲》。他同樣沒有論述其他的古典論題，如倫理道德、聖事、聖母學。由此可見，若望實在不合乎十六世紀的時潮。與他同世紀偉大的作家們業已逝世，停止著作。大德蘭亦然。當時西班牙文學作品中，有關靈修生活的著作，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合計一起的其他科學。若望不想重複別人已經說過的；反之，他有意補充其缺。他總是關心那最本質的。**他的大主題是圓滿的基督徒人性生活**。他看加爾默羅會士，首先是天主的子女，而不是赤足加爾默羅會士，或禁地的隱修女。不過，他常以加爾默羅會士自居，寫給加爾默羅會士。他作詩題獻給他們。但他始終考

慮到所有的基督徒；眾人都被邀請閱讀和品嚐他的書。最重要的，他希望在著作中教導人如何度三超德的生活。透過信德、望德和愛德，這是天主與人之間存在性的關係。

超德生活

這是聖人的一個創新主題。尤其，他寫了許多有關信德的事。某位現代專家曾說，只有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能與他媲美。但若望說的是信德，而非信仰的真理。他說的基督，是所相信的那位，是所愛的那位，是心愛的。他的神祕經驗是超德的生活。他相當保守，甚至懷疑神祕現象。聖女大德蘭逝世後，她的著作迅速流傳，她的個人神恩有被視為加爾默羅會一般聖召的危險，傾向於製造奇特和感性的氣氛。若望必須緊急剎車。他的著作所深入的

主題，可稱之為「祈禱是寧靜、以愛注視天主」，當時這樣的論述不僅少有，且幾乎被視為危險。

聖若望的著作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詩。開始時並無註解，很快地即被詠唱；時至今日，在西班牙常有新創作的樂曲配以原文詩（卡式錄音帶）。此外，若望寫了許多簡短、實際的格言，並註明「勤加閱讀」。第三是他的大論著：《攀登加爾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黑夜》（*The Dark Night*）、《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和《靈歌》（*The Spiritual Canticle*）。大部分是他的詩作的註解。

一六一八年，西班牙首次出版他的作品，書名《黑夜》。或許

要歸因於這個事實，若望已被視為哀傷和充滿痛苦的聖歌手，這特別和他的牢獄經驗有關。但若望不是在監獄中寫〈黑夜〉，他是在如花似錦的大自然、在明朗的天空下寫成〈黑夜〉。獄中寫的神祕愛情詩是〈靈歌〉。後來，聖人常以托利多的牢獄經驗作為開玩笑的題材。例如，有一次他說，他被鞭打超過三十九下，因為他不是羅馬公民^①。他從未責備或抱怨苦待他的那些人。我們必須強調，同會兄弟加給他的九個月的牢獄生活，若望所經歷的實在不是黑暗時期。聖人自己說，〈靈歌〉是在天主的光照影響下，也是在愛情洋溢中寫成的。

聖若望的基本教導

若望給我們的基本教導是什麼？什麼是他精神遺產的基石？在

1. 聖保祿宗徒為羅馬公民，受法律保障，鞭刑不得超過四十下。

今日，他對榮福聖三的思想，比他的實際教導更吸引人。他常舉行特敬聖三的彌撒，有次他說：「聖三是天堂上最大的聖者。」我們也該提及他特別敬愛聖母。最重要的，他教導人如何將整個生命導向默觀。藉本性、陶成及恩寵的引導，若望是一位完全的默觀者。對他而言，默觀不是某個祈禱境界，而是根本又全方位地接納他的生命，就是有能力時常注視天主的聖容；在痛苦中注視，但不只痛苦時如此。對他而言，大自然的經驗和與人相遇，是很重要的方法。

第三，聖人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是善良的生活方式，散發慈善和謙虛的光輝。有次若望談及某位嚴苛的長上時說道：「在異教徒中，我們也能找到那種嚴厲。」當長上認為應當處罰時，弟兄們應設法求情，使長上慈悲為懷。由於若望的實際護理經驗，聖人常親自照顧修院中的病人，且充滿溫馨和歡喜。加爾默羅會生活方式

的更深特質，若望視之為獨居的靜默、空間和時間，及在修會和教會內度團體生活。

第二章

聖十字若望， 被愛占有的人



一、愛的結合 (unión de amor)

二、否定和棄絕 (negación / renuncia)

三、靈修的進程 (el proceso espiritual)

這三個主題實為同一個主題，來自另二個主題：若望的生命進程和默觀經驗。前者是他的生命和工作的理想；其次表示愛的結合，即是默觀經驗。

被愛占有

在靈修的語詞中，常膚淺地使用「與主結合」這句話。但「與主結合」尙有更深、更基本的意義，因此，我們要在這裏探討一下。聖若望認為，這不只是內在生命的進程，也是擁抱一個人整個的存在，即轉化的經驗。因此，我們必須了解，目擊證人告訴我

們，若望常談論天主和神性的事理。對他而言，天主不是偶而聊聊的話題，天主是完全占有他的中心主題。

《攀登加爾默羅山》的開場白中，他說：

我想在此《攀登加爾默羅山》談論的所有道理，都包含在下
列詩節中，其中涵蓋登上山頂的方法，山頂即是成全的最高
境界，我們在此稱為「靈魂與天主的結合」。（山·主題）

在此處，我們必須注意二件事。聖人說「靈魂與天主結合」的意思，與一般所謂的「成全」完全相同。第二，在「靈魂與天主結合」的名義下，他把我們所謂的發展超德生活、淨化、祈禱的旅程和道路全聚集一起。整部《攀登加爾默羅山》專門探討這些主題。

為何聖人偏愛說「靈魂與天主結合」，而不說「成全」呢？因

為西班牙文中，「成全」這個字涉及的論題表示某一種境界，即成全的境界，而「與天主結合」則形容某一種關係，意指發生於雙方間的委順、愛。這也是《靈歌》中，聖若望之所以採用婚姻語詞的原因。

成為默觀者的三個因素

我們所要談論的三要點，就是成為默觀者的三個因素，這也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希望能簡潔陳述這三點。

聖十字若望從他最愛的《若望福音》十七章中，取出「與天主結合」作為主題，此段經文論及與父結合，與門徒們結合。若望的目擊證人告訴我們，聖人能記誦這章《聖經》經文；當他和同伴一路同行時，他經常朗誦或詠唱這段經文。這真有意思。我們知道他

腦海中充滿的是什麼：與天主結合和彼此結合。根據這基礎，他建立了決定默觀生活的三個因素。在這裡，我們也須記住，現代作家所謂的默觀生活是什麼。聖十字若望認為，默觀是天主對我們的最基本吸引，尋求天主，使信者的整個生命專注於一個追求，尋求與祂結合，而後也尋求與他人結合，與整個受造界結合。

第一個因素：成爲教會。本篤會士勒克（Jean Leclercq）也曾寫過二、三本書論及這個主題。結合不是首先發生在靈魂與天主之間，而是發生在基督內的教會（the Church-in-Christ）和天主之間。這是藉著基督，偕同基督而與教會結合，同樣也與個別的靈魂結合，與教會內每個人結合。今日，默觀上所強調的不是「爲」教會祈禱，卻強調「成爲」教會而祈禱。默觀者意識到他即是教會，他代表教會。經常不斷爲教會祈禱，存在著將自己置身於教會之外的危險；不過，當我們看自己是教會而祈禱時，這有置身家中

(inside-the-family) 的感覺，正如家人為家工作，同時也是家中的一員。所以，默觀生活植根於教會之內。可是，我們無須常意識凡所做的事都是為教會而做，只要我們感到自己是教會內的成員即可。

第二個因素：默觀者的特徵是尋求天主，不斷尋求天主的聖容，處處尋找天主：「上主啊！我尋求祢的聖容！」一個人在所做、所經歷或所獲得的一切事中，渴望天主、思慕天主。

第三個因素：能全神貫注和超脫自己與萬物。聖十字若望能從人的失敗，及從一切怨恨的感受中超脫。牢獄的經驗揭示給他天主的神妙光榮和偉大。這應歸功於能度正確的超脫生活，使他的囚禁變成正向的經驗。凡散發燦爛光明的人，他們不再自我中心，已是自由無礙，且不貪戀任何事物。

捨棄得多，愛得更純粹

十字若望如此重視訓練我們達到這麼難的地步，即所謂的否定（*negation*）、棄絕、捨棄自己，這是爲什麼呢？主要的理由是因爲，不這樣的棄絕和否定自己，基督徒生活、祈禱生活和跟隨基督是不可能的。何以如此呢？因爲祈禱時和天主交談，意指和我們無法用感官捕捉的那位交談：祂不能被看見、聽到或感覺。習慣棄絕我們對感官生活的貪戀，與天主交談自會變得容易和親密。這是合理的結果，因爲當我們與天主交談時，必須拋開感官的憑據。爲能進入信德的層次，我們必須脫離使用感官。聖人在詮釋〈靈歌〉首詩節中說：

心愛的，祢隱藏在哪裏？……千萬不要像許多愚蠢的人，按

照他們對天主的膚淺想法，認為當他們不理解祂，也沒有品嚐或感受祂時，天主就是在遙遠之處，和非常隱藏的。（靈

歌 1 · 12）

真愛需要超越感官的限度

這必須在使用感官上有所訓練。從被釘的耶穌身上，我們明瞭，發展默觀生活需有自由的境界。真正的愛人，無論他喜歡或不喜歡，無論溫馨或冰寒，無論處境如何，他必定時時在愛。若我們不能超脫所依賴的外在處境，我們的愛是局部的，且會只當環境如意時，我們才愛。聖人寫給科道瓦（Córdoba）的德蓮姆姆（M.

Magdalen）^②信中說：

2. 正是這位德蓮姆姆保存了聖十字若望手繪的〈登山圖〉，圖上寫著：「給我的女兒德蓮」。

要記住，人既沒有，也不感覺任何需求，除非他們願意自己的心順從這些需求……心具有如此的能力，即把萬物屈服於己心；他這樣做，因為渴望屈服於一無所有，且無所牽掛，好能在愛內更灼燃焚燒。（信17）

修女們此時在科道瓦建立新會院，遭逢暑熱、地方狹小、貧窮和種種勞累苦事。從這封信中，我們看見積極的一面，即所謂棄絕和否定自己的果實：自由無礙、不依賴外在的處境。

〈靈歌〉第三詩節中，聖人互相比較棄絕自己和真情實愛。

真愛天主的靈魂，珍視她心愛的，遠超萬有，信賴祂的愛和幫助，不會感到難於說出：「野獸我不怕懼」，及「我要越過勇士和邊際」。（靈歌3·8）

在這裏，這個人無須捨棄自己：他已被心愛主吸引，並失去對其他一切的興趣。

既能克苦，也知享受

按照嚴格的字義，我們知道，聖人不是一位苦行者。他從不為補贖而行補贖，他處於聖保祿《致斐理伯書信》中形容的境界：

「我知道受窮，也知道享受；在各樣事上，在各種處境中……我都得了祕訣。」（四章 12 節）克修有素的人不會經常尋求補贖，或把一切化為補贖。他深深注視吸引他的價值，不太留意其他事物。

人們可以說，聖十字若望不是太克苦自己的人，更好說，其他的事物在他的眼中消失了。革拉納達（Granada）的修士說，在餐桌上，他很愉快地享用別人送來的禮物。他自己用的很少，但他喜

歡看弟兄們吃得津津有味。

耶穌會的建立者聖依納爵 (St. Ignatius) 是同樣刻苦但又能享受事物的另一典範。居住芒萊撒 (Manresa) 時，他習慣某些日子不進食。到了羅馬任耶穌會總會長，他吃得很少，卻又怕院中弟兄感到也必須如此。會院中有以食量特大著稱的巴斯克 (Basque) 族弟兄，因此在餐廳裏，他安排其中之一坐在他身邊，對他說：「吃吧！像平常那樣吃，讓團體覺得自由自在，不要有人想必須和我一樣。」若望也喜歡選飯量特大的會士同坐。某目擊證人說，聖十字若望「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正確領會棄絕之意，必不會銷毀我們的人性。

靈修生活的進程

現在我們要談論第三個主題：靈修生活的道路、過程，即達到轉化的旅程。我們可以發現，聖若望一生中毫無重覆的事，事事新鮮，日日不同。可以說，囚禁期間，三十六歲的他已是聖人。這期間，他寫下〈靈歌〉，即對天主的經驗及轉化的詩歌。此後，在培亞城（Baeza）、革拉納達、塞谷維亞、烏貝達的一切，凡此種種都是新鮮事，都是他的新經驗。我們發覺，每一階段中的他都是新人。轉化的結合是一條道路，包含整個人生，從開始到最末的一刻。

我們可在此注意聖人的一些語詞更換，這極有意思。首先，他很少使用「恩寵」（*gracia*）述說處於恩寵之境。基督文學中，這字的意思是靜態的。若望喜歡「愛」和「戀愛」，這字指示關係，

活生生的相遇，而非境界。《靈歌》的標題中，他說：「本詩篇註解論及靈魂和基督新郎間愛的交往」，我們由此可知，他所論述的是愛的經驗，而非關於愛。

聖人更換的第二個字是「罪」；他不用這個字，因為犯罪通常指陷入罪的境況。對若望而言，他的著作中沒有罪的境界，卻有一破壞力，就是驅策我們的「欲望」(apetitos)；這個字是更動態的表達法，不像罪所描述的是一境界。這字通常被譯為「渴望」(desires)，這是一個不當的翻譯。

按事情與情況決定速度的快慢

當會母聖女大德蘭希望他開始革新修會時，他在梅地納 (Medina del Campo) 提出的唯一條件是：快快！

(*dinamismo*) 意即動力充沛。「好！只要不拖延，一切沒有問題。」那時他年方二十五，卻唯恐在進行修會革新前，他會太老！他急欲實現自己的生命，賦予生命意義。他在《愛的活焰》中說，天主很快預備某些靈魂，吸引他們投向祂。加爾默羅會中，年輕逝世的聖人有二十二歲的聖女德蘭麗達 (St. Teresa Margaret)、二十四歲的聖女小德蘭、二十六歲的眞福聖三麗沙。但我們頗感安慰的是，也有年紀較大的聖人。聖十字若望活到四十九歲，會母聖女大德蘭六十七歲。她已達祖母的高齡！（十六世紀的六十七歲相當於今日的九十九歲！）

我們可以說，這種速度心態是聖十字若望的特點。我們的意思不是指「著急」，而是他要「疾速地」賦予生命圓滿的意義。他常指出進行的直路，指出捷徑，好能以最快的時間達到目的。此速度因素並非意謂強調轉化過程中逐步漸進是不重要的。若望在《靈

歌》中說：

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這個結婚，不是現在我們要說的。……當天主賜給靈魂第一個恩寵時，就是在領洗時賜給每個人的。但是這個神婚是經由成全之路，除非很慢地逐步邁向目的，否則不會獲致。（靈歌 23 · 6）

同樣是神婚，但要按靈魂的腳步，才能逐漸達到最後的境界。聖保祿同樣表示，他說：「你們已經是聖人，但仍須成爲聖人。」聖若望很急，因爲這是一個已獲得的恩賜，我們必須認真地接納，以生活實現這個恩賜。然而在《黑夜》中，當他講論忿怒的罪宗時，他敘述想望一日成聖的人。

這些初學者在祈禱、愛近人和對待自己過失方面缺乏忍耐：

他們希望一日之內淨除瑕疵。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想望什麼。

他們毫無耐心等待天主，讓天主在祂願意時賜下所需的恩寵。（參閱夜 1 · 5 · 3）

但是他立刻補充，以免懶惰的人過分認真忍耐：

不過，有的人在渴望前進上卻耐心十足，天主多麼不願看到

他們這麼有耐心！（夜 1 · 5 · 3）

聖人在此兩極端間保持平衡。他指出，每天都必須充分利用，這是動態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也須了解，這過程需要時間。我們應恆心追求。《靈歌》中有段勸言，是很美的例子。我們在首詩節中讀到，靈魂滿懷不耐，渴望尋求心愛主；但在第二詩節，他對

靈魂說，必須有所準備，長久等待。

不是任何的窮困和祈求，都達到滿全的程度，使得天主聽見它們，前去執行救助，而是要在天主眼中，等到適當的時候、時節和數目；那時經上說，天主看見並俯聽了它們，按照在《出谷記》中所見的，以色列子民遭受埃及人奴役的折磨，過了四百年後，天主對梅瑟說：「我已經看到我的百姓所受的痛苦，我要下去拯救他們。」（《出谷紀》三章 7-8 節）雖然天主一直都看到他們的痛苦。（靈歌 2 . 4）

四百年來，他們一直祈禱嘆息。四百年後，天主說：「我已聽見你們！」天主必不會等我們四百年！這只是舉例說明急緩間的平衡情況。

悟，現今又自覺已然告終！

上路，找尋天主

聖十字若望描述的靈修過程，其進展如下：《攀登加爾默羅山》是旅途，《黑夜》是旅途，《靈歌》是尋找。若望使用的全是行動的象徵。《愛的活焰》該是最後的階段，也轉化成期待永恆的光榮——這又是行動。聖人說：「愛永不滿足」。

我們必須進行的轉化是什麼呢？**第一個階段，在我們內建立起超德的向度**，即以信德、望德和愛德為動機的生活，亦即與天主結合。但實際的經驗卻是，超德不會立即啟發道德行為，實踐倫理道德。**第二階段，才是道德生活的轉化**，即實踐倫理道德。**第三階段是心理向度**，包括情緒的生活。

有的人常祈禱，不但熱心，也愛情洋溢，但他們的行為並未顯出收心斂神，他們分心走意。這例子指示這三種向度不需同時轉化。也有人有神祕經驗，可是卻發現他們的想像或思想無法安寧，他們不能專心凝神。會母聖女大德蘭即此一例。她不能作普通的默想。

區別此三向度是重要和極有益的：超德的向度 || 與天主結合；道德的向度 || 實際的德行；最後是心理的向度，擁抱我們情緒和感受的天地。再者，運用此區別於具體個人時，絕不可太死板。

二十世紀聖徒傳中，有個愛爾蘭的酒鬼，名叫馬特·泰伯 (Matt Talbot)，他列真福品的案件已在進行中³。當他被所任職的工廠開除後，工廠的同伴起先給他錢喝酒。可是有一天，他們不再這樣做了。他滿懷怨恨回到家中，然而他卻歸化了。

3. 馬特·泰伯 (1856~1926)，教宗保祿六世於 1975 年封其為真福。雖然他目前還不是聖人，但已經被許多因酗酒而有成癮困擾的男女奉為主保。

人的成長需要時間

可是，我們卻有這麼一個怪例：某人身繫鐵鏈，每天參加彌撒二十台；雖充滿強烈的意志和愛去行補贖，但只要他一上街，就會自動踏進酒店。因為毫無意志力足以約束自己，於是他決定，離家時身上總不帶錢。雖然進入酒店，卻無法付錢，因此他就沒酒可喝。這樣他的束縛被解除了。這是很極端的例子：一方面真有與天主結合的生活，另一方面，道德生活卻全然置之不顧。這是很極端的情形。然而從某些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對於靈修生活，我們不能立即要求一切，必須逐步漸進地發展。

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發表的《論大公主義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聲明，即使人不能立即接受所有的信理，教會也能接納他們。在這方面，當問題涉及的是次要信理，而非聖三

和降生奧蹟時，今日的教會比往昔心胸寬大得多。例如面對基督新教徒，聖母升天的信理可暫時擱置；那人會逐漸成長進入教會的信仰。對聖十字若望而言，這原則同樣適用於陶成的過程。應給時間讓人成長。聖十字若望逝世後編撰的聖人語錄中，厄里叟（Eliseus）神父說，他採用此一原則，要人以溫和的心急切地致力成全。實在從未見過，對於天主的事能一蹴即成的。

母親的愛是不強迫的勇氣

的確，聖十字若望是從天主的角度啓迪成全的全部路程。在《黑夜》的開始，他形容天主有如一位慈母，以乳餵養嬰兒，擁抱懷中，愛撫他。當孩子長大時，餵他吃飯，教他跑步……。

若瑟·文生神父（P. José Vicente）發現一則至今仍不為人知

的小軼事。當若望只有幾個月大時，有一位小女孩與他分食母乳。她的母親必須以乳養賺取微薄的薪金。她真是赤貧如洗，致使聖十字若望必須與另一位小孩分食奶水。小女孩的父親表示，所有婦女中，他最欣賞佳琳（Catalina），因為她極有品德。他還特別給她小費，希望自己的小女兒也吸吮一些她的慈善美德。

多麼感人的小軼事！這位母親獨自養育孩子，肩負何等的重擔啊！聖十字若望形容天主好似溫柔的母親，我們認為必定來自他對自己母親的反映。這是聖十字若望如何在著作中反映自己生活的一例；我們可稱之為聖人的間接自傳。

我們談到天主的工作是逐步漸進的。聖人說：「天主尊重我們的腳步。」一般而言，天主從外在、多半有賴感官的地方著手，到了最後，則以超越感官的神祕向度取代。但天主是自由的，祂也可先賜予後來才會給的，或立即賜下一切。

不能以原則套人

這裏有一個聖十字若望特別留意的重要原則：我們絕不能把人擠入某系統內。有的人能如默觀者般祈禱，卻無法收斂心思。這樣的無能不該被誤認為沒有祈禱能力！天主引導他們走另一條路。目擊證人強調，十字若望對於尙未聆聽即滔滔不休的靈修指導者，深不以爲然。因爲發現天主如何在一個人身上工作是必須的。

最後，我重覆已說過的：靈修的道路上，急切希望前進和對個人須有的忍耐，**其間的平衡來自順從天主聖神和認真努力**。因爲，如聖人所言，希望一蹴即成的初學者須有節制。等到了夜的第二部時，他們需要被推動向前邁進。

第三章

他不教靈修學， 他活出來



處於今日的我們實在幸運，因為梵二大公會議採取聖十字若望的神學觀點，所以我們比往昔更能瞭解、解釋聖十字若望。《論司鐸之培養法令》（*Optatum Totius*）第八條文，梵二大會說：

應該注意，靈修陶成不止於此（熱心神工），也不止於發展宗教情緒。修生更該學習按福音的準則生活，堅立於信德、望德、愛德，俾能藉此三德的實踐發展祈禱精神，為其聖召獲致力量和保障，強化其他德行，並增長為基督拯救人靈的神火。

這極合乎聖十字若望的教導。一九四〇～五〇年以前，神學界流行這樣的看法，認為聖十字若望根本不是神學家，因為他以三超德為靈修學的全部根基。靈修學家則以倫理道德和聖神七恩為靈修

生活的基礎。自從一九六〇年起，聖十字若望被視為靈修生活的神學家，因為他**以三超德為靈魂和天主結合的基礎**。關於聖神七恩的教導，今日已稍減其重要性了。

至於聖神七恩，啓示和神學上的觀點主張什麼呢？傳統說，這些神恩是人必須具有特殊能力及特殊習性才能領受。聖神七恩並無改變，但今日不再有人主張以特殊的習性領受神恩。自此以後，聖十字若望搖身一變，成了大神學家，超群卓絕，因為他主張**領受聖神七恩的完美途徑是三超德**。

為何聖若望如是熱衷於超德呢？他將之視為最完美合適的交往方式。信德一方面是天主的方法，祂經由信德對人說話；從人方面而言，信德是接受天主聖言的器官。因此，信德兼具主動和被動。聖人看到信德的這種雙重功能，因為聖德、與天主結合是相互事件。倫理道德表示人的努力和實踐，藉此我們自獻於天主。超德主

要是被動的，且來自天主，可是倫理道德來自我們。超德給予聖十字若望卓越的基礎，奠定神祕結合的觀念，從人這方面來說，係屬被動領受，但同時也是主動的。由此我們達到第二個論題。

聖十字若望的信德

我們要在此探討信德的雙重作用——主動和被動。我們可以有一個電話，我能說話而聽不到對方，或有一個收音機，只能聽而不能回答。然而，信德是雙向交往：接收和回答。

亞龍索神父 (Alonso of the Mother of God) 在塞谷維亞熟識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聖人的個人信德**。他說，凡聆聽他的人都讚美他，因為當他講論天主和信德奧蹟時，彷彿身歷其境，親眼目睹。**第二個見證是他的著作**，他常述說啓示和默觀之純真確實的方

法是信德。要緊的總是信德，而非產生的特殊超性效果。神慰和心靈的感受不能擔保全來自天主。

第三個見證是他的生活。顯然，他遭受迫害，處身黑暗時期，他什麼也沒有看見，但卻經驗了天主的親臨。在他彷彿無法繼續生存的時刻，信德使他能夠呼吸。我們可回想托利多的囚禁，及他生命末期被貶抑時的毀謗事件。我們能說，十字若望談論信德，首先經由他自己的默觀經驗，其次是他的生命經驗，最後才表露於著作中。

我們須記住，他講論信德並沒有護教之意，他不是要歸化或說服異教徒和無信仰者。他的對象是信德熱烈、願深入靈修生活的人。他所謂的軟弱、不成全，不是指無信仰者的，而是指願度熱心靈修生活者，換言之，即默觀者的軟弱和不成全。

卡拉瓦卡 (Caravaca) 的某修女告訴我們：「他給我和其他修

女的教導勸諭中，總是講論超德，尤其是信德。⁴「這是很有意思的說詞，使我們明白他如何教導修女們。我們已述說了，他以神師的身分，如何以信德之路引領被指導者。今日，超德這個主題仍很吸引人，因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⁵以此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是現今神學家熱愛的主題。我們說基督是信德的中介。梵二起草《天主的啓示憲章》時提及這事，我們知道，幾個主教團堅持這主題應按聖十字若望的解釋加以詳述。

按聖人的解釋，信德有三個向度：生活天主的奧祕；其次，接受啟示者的心態；第三，經由中介，傳達給我們信德。

信德的中心：天主的奧祕

若望最感親切，同時也是最中心的向度，當然是天主的奧祕。

4. *Biblioteca Mystica Carmelitana, Burgos, 189, Vol. 14*。這部《加爾默羅神祕家叢書》共有 21 卷。
5. 神父講避靜時，若望保祿二世為當時的教宗。先教宗於二〇一四年封聖。

這也是教宗博士論文論述的向度。自從他寫這論文以來，這題目已有了更深入的發展。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四八年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當時他二十七歲。一九七九年，此文從拉丁原文被譯成各國語言。某友善評論家說，此文之引人興趣，不是因為文章的重要性，而是因為作者當選為教宗。這篇論文和今日思想的不同在此：寫此論文時，人們研究聖十字若望的信德，好似一個狀態、境界、黑暗的狀態；今日，研究聖十字若望的人，所關注的是信德的內涵，即生活天主的奧秘。

若望認為信德的觀念極為重要，因為它擁抱所有信德生活的向度和情況。**默觀者的整個生命紮根並開放於天主內，並且這生命的深度和他擁有的天主的形像成正比。**如果他的天主觀是大的、活潑的和具體的，他會活得更有深度。如果他的天主觀晦暗不明，他的

默觀生活會更膚淺。若天主對我們而言是生活的，是為我們真實存在的位格天主，那麼，我們在大自然中，在祈禱和痛苦時，在日常生活的的事件中，和祂的相遇會更實在，更有力。

聖人在某處說，有的靈修人遇見天主有如在畫中。即使按人的層面，我們知道，看某人的畫像極不同於和他直接相遇交往。正是信德使之成為可能。

有句典型名言，聖十字若望說：「天主是信德的實體，也是信德的概念（*conceptio*）⁶，而信德是祕密和奧祕。」（靈歌 1，10）**聖十字若望特別強調天主的超越性。但這超越性並不意謂天主遠不可及。**

天主超越我們的想像

6. 信德指向天主，沒有天主，沒有信德的實體和概念。

西班牙文「超越」一詞，意指無窮無盡，超越一切，豐盈無比，遠超概念。每當與主相會，我們在祂內遇見新的層面，新的內涵。祂真是無窮無盡，永無終窮。這是天主超越性的意義。

當聖十字若望說及天主的無限超越，他不只使用表示黑暗和黑夜的字眼；這會給人痛苦經驗的印象。他認為天主的超越性包含天主的無限慷慨。當祂賜恩時，祂的給予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所及；祂賜恩的大量超越我們的理解，遠超過所有期望。當天主施恩於祂所愛的人，祂的恩賜無可言喻。若我們不以此積極方式瞭解祂的超越性，我們會局限在消極的意義層面：一無所見、黑暗、痛苦、遙不可及。

聖人使用很有意思的組合文字，表達雙重涵意。他用二句語詞，一句表示天主的獨一性，另一句表達祂的慈愛寬仁、祂的親近。當他論及天主，他不會只說「無限」，因為無限暗示距離；他

也不會只說溫柔，因為這會使天主變小，縮小天主。

《靈歌》二十七詩節註釋，他說：「無限的天父」。他說出天主的偉大；但祂不只是無限，祂也是「天父」。〈信·23〉中，他說：「我們這位偉大的天主」；祂是偉大的，祂也是我們的。或他說，「我們擁有多麼偉大的天主」。靈魂純愛心禱的開端詞，他說「主天主，我心愛的」——這裏我們再次看到雙重涵意組合在一起。

最好的例子是《靈歌》二十七詩節註釋，說：

在此內在的結合中，天主以這麼真實的愛通傳自己給靈魂，竟至不是那溫柔撫慰自己孩子的母愛，不是兄弟之愛，也不是友誼之愛，能與之相比的。無限的天父以這麼溫柔和真實的愛，恩待和提拔這位謙虛和深情的靈魂，達到如此的地

步，多麼奧妙的事啊！值得完全地敬畏和驚嘆！天父真的順從她，為了舉揚她，祂彷彿是她的僕人，而她是祂的主人。

祂這麼殷勤恩待她，就好像祂是她的奴隸，而她是祂的天主；天主的謙虛和甜蜜是多麼的深奧啊！（靈歌 27 · 1）

翻譯時，譯者須把握聖十字若望的完整思想，方能明瞭他的涵意。*dulcedo Dei*：甜蜜的天主，這是很難翻譯的詞句。聖十字若望使用 *tenura Dei*（溫柔的天主）時，他感到同樣的困難，因此，他連結另一詞句，使它更具嚴謹的內涵。我們西班牙文中，這個字容易流於多情善感，有的作家寫成傷感文體。聖十字若望常尋求二方面的平衡。天主的愛充滿溫柔和真理，為了使這愛有別於母愛、兄弟之愛或友誼，應留意不可用太多多情善感的字眼。

無法用語詞界定祂

關於天主的形像，聖人認為天主是親近人、充滿慈愛的，但同時是無限、無量的。證人告訴我們，他擔任革拉納達院長時，有位好修士，心地單純，目不識丁。有一天，散心的時候，聖人問道：

「方濟各修士，天主是什麼？」修士回答：「天主就是祂願意什麼，就是什麼。」換句話說，「我讓祂自由，隨心所欲。」修士不願強加自己的觀念於天主，也不界定祂。見證上說，聖人欣喜於這個回答，津津樂道此事，數天之久不言他事。

所以，天主就是祂要什麼，就是什麼。天主是無限的，但也是親近的。當我們讀幾頁《攀登加爾默羅山》時，我們遇見的天主形像是不可親近的天主，無法和祂建立關係。但聖十字若望沒有停止在這裏。在這超越的天主的形像上，他添加了《靈歌》二十七詩節

所提示的。「天主是在你內雖然你沒有覺察祂」，又是雙重涵意。

「天主是在你內隱藏的天主」。

處於黑暗乾枯時，我們不該錯想天主不在。若隔壁房間有個小孩，先吵鬧而後安靜，我們不能因此結論他不在房間裏。根本的因素不在於小孩的吵鬧。同樣，我們也不能作此結論，說我們不覺得天主親臨時，天主就不在。根本的因素不在於祂是否被感覺。在聽不見或覺不到天主時，是信德使我們有可能領會祂的親臨。

在基督內的啟示

雖說聖人深愛天主的超越性，他仍然需要具體的因素。他不滿足於普遍的觀念。啟示我們天主的是有位格的基督。梵二討論《啟示憲章》時，許多主教表示希望隨從聖十字若望的學說。是基督使

聖人擁有具體、人性、真實的神秘主義。聖十字若望已被尊為最純、最明確的基督徒神秘家。

過去數世紀，他最常被視為普遍隱晦的神性的神秘主義代表；他的神秘主義沒有被視為基督徒的。某英國作家著書談論這事說，聖十字若望根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們必須清楚說明，若從他的神秘教導中除去基督，我們會失去此建築物的楔石。這作家主張，他的學說中毫無基督。卡爾·拉內（Karl Rahner）中年時說出同樣不幸的話，這證明他未曾閱讀聖人的著作。他說，如同所有的神秘家，聖十字若望很難把基督導入學理中；他必須猛力為之。但我們將看到，對聖十字若望而言，**信德之所以存在，只因為基督存在。**

著名的《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二章中，聖十字若望詳述他對福音和基督論的研討。他說《舊約》時代天主藉先知、神視、神諭啓示祂自己，但在《新約》時代，這一切都結束了。接

著，他在書中插入一位反對者，對這個說法提出異議。事實上，這些異議是聖人設計好的教導：若《舊約》時代信者私自求問天主，獲得回答是合法的，又若《新約》時代的我們再不可這樣，那麼，《新約》的天主子女豈不是遠不如《舊約》法律的信者嗎？聖人回答：「因為古時祂對先知們所說的，是局部的，現在藉著賜給我們祂的聖子，即圓滿無缺者，祂只一次說了全部。」（山 2 · 22 · 4）隨之是很美的章節，聖人講述默觀基督的人性。如今若仍有多作要求，天主會如此回答：

如果我已經在我的聖言，亦即我的聖子內，告訴了你所有的事，而且沒有別的話了，我現在能有什麼比這更好的來回答或啟示你呢？要把你的眼睛唯獨緊盯著祂，因為在祂內，我已經說了，也啟示了一切，在祂內，你甚至會發現超過你所

求和所望的。因為你求的神諭和啟示，是局部的；但若你的眼睛注視祂，你所找到的是全部的。因為祂是我全部的神諭與回答，是我全部的神見，也是我全部的啟示。這些我已經講過、回答、顯示和啟示給你們了，把祂有如一位兄弟、同伴、老師、代價和賞報給了你們。因為，自從大博爾山上那天，當我以我的聖神降臨於祂時，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祂」（《瑪竇福音》十七章5節），我已經廢止了所有這些回答與教導的方法，且把祂給了你們。你們要聽從祂，因為我沒有更多要啟示的信德，或要顯示的事。（山2·22·5）

在此可略談一下聖若望的特別用語。他談及「基督的人性」（*Christ's Humanity*），和聖女大德蘭說的方式不同。他認為，

若是說「基督的人性」，這好似在基督的人性上添加了絕對性。他的用語是「基督按祂的人性」，「基督按祂的天主性」。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十六世紀的神學家講述耶穌，好像祂只是人而已。

上述二十二章引述的一段，聖人五、六次這樣說：「聽祂……緊盯著祂……轉日向祂……看我的愛子」等等。這顯示他的默觀如何落實：他認為天主並不是抽象的神，而是福音啓示的降生成人的天主。

生活我所默觀的

當我們深思，他如何慶祝禮儀年中的基督奧蹟，清楚地顯示他對降生奧蹟的偏愛，及他的具體性默觀：修院內處處有遊行、馬槽、演戲。在革拉納達和塞谷維亞，聖誕前夕一定有兩位修士扮演

聖母和聖若瑟，修院的角落布置一個客棧，客棧中有一位修士扮演拒絕投宿的老板（據說十字若望從不演客棧老板，他常喜歡善待瑪利亞和若瑟）。修士們演戲時不脫掉會衣，如同表演殉道聖人時一樣，演異教徒的修士要脫掉會衣和兜帽，致命聖人穿著全套會衣和白斗篷。表演法官的修士應判決定罪。至今仍留有一幅這樣的圖畫。

所有的軼事和追憶顯示若望的默觀多麼落實；不是僅存留內心而已。也不只是個外表的慶典：他總是內化這些奧蹟。有位名叫瑪利亞·寶思（*Maria de la Paz*）的證人，她是培亞城的女孩，自稱能從聖人的面容看出當天的節期：例如，聖誕節時，他表露很深的內在喜樂，聖週則是痛苦。他的默觀能被旁邊周圍的人看出來，不只是個內心事件。

他默觀基督的奧蹟和聖德蘭不同。會母的默觀基於魯道福·沙

克斯奧尼⁷的書。但早已有若干這類的書籍，為此，十字若望專注於兩點：**啟示者基督和心愛者基督**，即信德的基督和新郎的基督。此二主題各有若干相關語詞：**啟示者基督稱為天主聖言、老師和模範；心愛者基督稱為新郎、兄弟和伴侶**。但這些附加名稱也能和上述二個主題互相關聯。他的著作中，心愛者出現三一三次，新郎二三次，救世主二十四次，救贖主兩次，上主七十六次，天主子一三八次。

有位神學家名叫摩瑞爾（Morel），他指出聖十字若望不以誇張的語詞述說他和基督的親密關係。他也幾次用了「最甜蜜的耶穌」：「願眾信者靈魂的新郎，最甜蜜的耶穌，樂於帶領凡呼求祂聖名的人，達此榮福神婚。」（靈歌40·7）他喜愛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同一內涵，例如他說「**我們的救贖主**」，「**我們的救主**」，「**我們的上主**」。這會立即給人印象，他不是**在談論哲學**，而是在說某種關係：**他是我們的**。

7. 魯道福·沙克斯奧尼（Ludolph of Saxony, 1295–1378），是德國的加杜仙會士（Carthusian）。

信德之光：信者的心態

談及信仰的德行時，我們指的是信者的心態。不過我們已看到，對聖十字若望而言，信德是總括所有的一個觀念：其中包含天主的奧秘。現在我們要談論第二方面：信者的信德。

信德是天主給人的能力，使他能覺察天主。有一個例子：收音機或電視機有傳送器和接收器。接收器本身是死的；必須有傳送器廣播節目。當我們說信德是超德時，當然，非常重要是有傳送者或播報者。〈水泉〉（*Fountain*）詩中，至極重要的，是湧流和洋溢的水泉。接收者的工作就是預備好接收節目。我們愈適應傳送者，接收愈良好。電視機剛發明時，只能看到平面和黑白色。後來有了彩色電視。再不久我們有彩色立體電視。信德也是如此，有的人只看到黑白色，有的則能看見立體彩色。這全靠信德的能力、德

行和心態。信德，這個超德是來自天主的禮物，當我們談愛德時，會看到《靈歌》中聖人列舉的美好例子，天主如何通傳祂的愛給我們。

要注意，靈魂在這裏不說，天主將在那裡，把祂的愛給她，雖然真的給了她，因為這樣的話，她只表達出天主愛她，靈魂更想說明的是，在那裏，天主會顯示給她，該如何完美地愛祂，如同靈魂所追求的。既然在那裏，天主把祂的愛給靈魂，這就顯示她該如何愛祂，如同天主愛她一樣。因為，在那裡，天主除了教導靈魂純潔、自由和無私地去愛，如同祂愛我們，還使她以天主愛她的能力去愛，使她在祂的愛內神化……天主將祂自己的能力給靈魂，使靈魂能愛祂，就好像天主把工具放在她的手裏，告訴她如何使用，和她一起工

作，這就是顯示給她如何去愛，並且給她能力去愛。（靈歌

38 · 4）

信德的視力

所以，這互愛的交往是聖神和靈魂雙方的工作。信德的回應亦然，人所獻給天主的，是來自天主的禮物。這種看見的能力是個禮物，使我們在黑暗中能看見和覺察。對無信仰者而言，《聖經》只不過是歷史的文獻。信者和不信者有相同的中介：本性、生命的喜樂和悲傷、價值觀不同的各種人；兩者擁有的中介是同樣的。置身於困苦之境，無信仰者只能看到悲劇，信者能清楚看見天主的手。

面對開始迫害他的馬德里大會，聖人能說：「這是天主的手。」另一個人在其中，可能只見到人的陰謀詭計。因此，**信德就是能在**

日常的歷史事件中，看見天主的手，不像無信仰者所看見的，無非是盲目的命運。二者經歷的是同樣的原料。

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托利多的監獄中，聖十字若望有看到神見，而是他的信德使他在事件中，能看見天主的手。並非天主親自做這些事：它們有本性和歷史的起源；可能來自疾病、或人的罪過和不成全。但是信德看得更深入，正是這信德的視力，是默觀者的特徵和典型。默觀者，是一個覺得被天主吸引的人，他能在內、外發生的一切事上，看見天主的聖容，感覺到祂的手，聽見天主親自對他說話的聲音，並努力以天主要他作的答覆回應祂。

這就是聖十字若望的意思。他關懷的是相信，而非不相信，關懷努力度靈修生活者的信德。他希望幫助默觀者，使他們能輕易地識破本性、事件和人的真相，看到天主。

知道自己被注視著

在《靈歌》中，聖人寫了一段詩節：「若在你的銀輝水面，突然凝現我渴望的雙眼。」（靈歌 12 · 5）他稱信德的真理為「注視我們的雙眼」——意指活潑生動。有一位詩人說過：「眼睛之為眼睛，不是因為我用眼睛看，而是因為眼睛看著我。」《靈歌》註解上說：「她在此稱這些真理為『雙眼』，由於她覺察心愛主的偉大親臨。彷彿祂現在經常注視著她」（靈歌 12 · 5）這些眼睛在此具有被動的角色。

因此，默觀者不只以更深的向度看見事物，而且知道自己被看見，被注視。「當祢注視我」：注視就是愛。天主以愛注視我們。以此來談信德，就會清楚明白，**在默觀時，問題不在於我們理解真理，而在於真理注視我們。**這就彷彿我們熟睡後，醒過來，發現有

人注視著我們。此即默觀者的基本心態：這個信德心態，使人在萬事中，能看見並經驗天主，他和天主結合了。如此，對聖十字若望來說，大自然也是一種默觀經驗。

晦暗中的光明

信德中包含黑暗；信德是隱晦的光明，或也可說是明亮的黑暗。在〈黑夜〉的詩歌中，對此有極動人的描述。洋溢湧流的〈水泉〉詩歌中，雖是在夜裏，他說：「我看得非常清楚，雖然是黑夜。」因此，這並非完全是夜，因為我看得非常清楚。主張聖十字若望說「人在黑夜中一無所見」，這是不正確的說法。

聖人認為信德是一道光明；是可能的最好光明，我們能用它看天主的事理。雖然這光如此強烈，我所看見的事物晦暗，但在這

詩句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看得非常清楚**」，而非「是黑夜」。如果我們更換字的次序而說：「這是黑夜，但我看見。」強調的是夜，而我看見則無關緊要，好似附帶提及而已，但實際正好相反。**若望絕不會轉變黑暗成為悲劇**。他的信德是樂觀的，光明佔優勢：我看的多麼清楚，雖然是黑夜。

天主啓示了自己：我們知道天主的事理，但仍身處救恩之境，處於黑暗中，尚未完全光明。在這半明微暗中，聖人深覺悠然自在。我曾在某一書中寫道，如果有人給聖十字若望一個能全然看透、一覽無遺的天主，祂的計劃清晰地呈現眼前，這個天主對若望毫無吸引力；這樣的天主無法激起他的驚奇。他的天主是已啓示了自己，但仍是高深莫測的天主。

在信德中相遇

現在我們達到信德的中介這個主題，在信德中的相遇。聖人主張，我們的天主是已在基督內啓示自己的天主，並且**已留給我們各種中介為能找到祂**。或許在靈修學史上，如此刻意地強調中介的角色，尤指以人為中介，聖十字若望可謂史無前例。聖人往往被稱為純內在的個人神祕家（individualistic mystic of pure interiority），儘管《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二章中，他詳述了人的中介角色。沒有得到人的肯定和證實，天主所賜予的神祕恩寵不會生效。他從《舊約》和《新約》中舉例說明。當時梅瑟奉天主的命令，領導以色列子民獲得自由，天主親自對他說話，藉他行奇蹟；但梅瑟仍不敢自作決定。因此天主說，我要派遣亞郎同你一起。亞郎對梅瑟說「去吧！」他才去。直接來自天主的話仍嫌不足，卻由人的同伴決定這事。

聖人告訴我們：

天主不希望有人單憑自己，相信個人的經驗來自天主，或沒有透過教會或聖職人員，而確認或肯定它們。因為對這樣孤單者的心，天主不會賦予真理的明晰和確認。像這樣的人，對於真理，必會處於虛弱和冷淡之中。（山 2 · 22 · 11）

不能只依賴自己的良心

我們可能碰到像這樣的事，當我們費時祈禱十天，無法下決斷時，巧遇某兄或某姐說道：「我認為你應該如此決定。」這正是我們一直在祈求的光明。聖人後來又舉出很美的例子，即有關聖伯多祿和聖保祿間的事。主與伯多祿的關係很親密；《宗徒大事錄》記載，天主數次顯現給他。雖然如此，伯多祿在與外邦人吃飯的事上犯了錯，當耶路撒冷的猶太門徒來時，他因人的緣故有所疏忽。主

沒有告訴他這個過失，指明過錯的是保祿。若已有二十或更多位能說出我們過失的人環繞身邊，為何天主還要從天派遣天使，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

在審判之日，天主會處罰許多人的罪惡與過失，在此塵世，天主和他們交往，就像家常便飯，很是平常，又給他們許多光明與德能。因為，在他們已獲知，且應該做的那些事上，他們輕忽了自己的責任，卻信賴天主和他們的交往，及天主賜給他們的德能。……天主無須親自警告他們，因為藉著所賜予的本性法律和理智，祂已警告他們了。（山 2 · 22 · 15）

另有一例是梅瑟，當人民必須從早到晚等候解決案件時，他的

岳父耶特洛指出應如何是好。天主面對面顯現，向梅瑟說：「你的岳父言之有理。」天主沒有親自告訴梅瑟，因為這是人的理智可判斷的事。因此，我們不該唯獨依賴自己的良心，期待天主的直接光照。這光明經他人為中介而臨於我們，但我們的良心必須判斷、做決定。**信德是轉移天主的奧祕，落實於具體的生活環境。**這就是在信德的光照中，以人為中介的作用。我們比較容易接受其他的中介——《聖經》、教會、天主聖言、大自然。以人或生活中的事件為中介，我們較難接受。

關於這事，我們來讀一封聖若望的信。聖人的痛苦經驗眾所週知，當他結束塞谷維亞的長上和總會第一參議任職時，曾掀起一場爭論。因修女們希望他做她們的代理，但宗座法令規定，修女們的代理必須是當權的總會參議之一。為阻止他擔任代理，總參議會排擠若望。其他神父全都連選留任，唯獨聖十字若望被狄耶各神父

(Diego Evangelista) 取代，他是年僅三十的年輕神父，以後這神父因他的作風出了名。他成為聖十字若望的最大迫害者，開始毀謗攻擊他，告發他與修女們有可恥和不正常的關係，聖人因此痛苦無比。

今日一般認為，若望生命的最後五個月，其艱苦遠超過托利多九個月的監禁，這是情緒和心理上的苦，非指肉身之苦。有人報告說，僅有兩次見過聖十字若望落淚，就是在這幾個月中。一次是在馬拉崗 (Malagon) 和某修女談話時流淚。另一次是在托利多，馬德里會議的歸途中。據說，他和托利多院長厄里亞神父 (Elias of St. Martin) 共處整個下午，尋獲他的安慰。厄里亞神父性格沉靜、愉悅、安寧。他繼承多利亞 (Doria) 接任總會長，改變當時修會的方向。就任後，立即命令收集所有指控毀謗聖人的文件，予以焚毀。他沒有顧及可留傳於今的價值。因為怕惹事生非，聖十字

若望的許多寶貴書信和著作，在這事件期間已被銷毀。

有信德才能接受拂逆

〈信 23〉是一五九一年七月六日寫給塞谷維亞耶穌·安納姆的信。她是塞谷維亞院長瑪利亞姆姆（*María de la Encarnación*）的母親。母女同入一個修院，而女兒那時是她母親的院長！這封重要書信的內容如下：

謝謝您的來信；這使我比以前更該感激您。若事情的發展結果非您所願，您更該感到安慰，且多多感謝天主。因為至尊天主這樣安排了事情，這對每個人都是最適宜的。（在此，我們清楚看出，他以信德的眼目看這事。）我們要甘心樂意接受一切，既然我們相信祂已安排這事，我們就要以行動來

表示。我們不喜歡的事好像是不幸和損害，然而它們是好和

合宜的。（信 23）

另一封信中，他說，若我們不滿足天主所傳達的一切，在天堂上我們也不會滿足！若我們要滿足，須有信德和愛德；缺少信和愛，我們可能需要二、三年調整自己，方能適應唯有天主旨意的天堂。致安納姆姆的信中，他繼續說：

顯然，無論對我或任何人，這都不是損害或不幸。這是我的恩惠，因為除卻了照顧靈魂的重責，如果我願意，依賴天主的助祐，我能享受平安和獨居……我離開其他人，對他們也有好處，這樣好使他們不致因我的貧乏而陷於過失……我仍恐怕他們要我去塞谷維亞，不讓我了無牽掛，雖然我也會盡力去脫離這事。但若事與願違，耶穌·安納姆姆仍不會失去

我的指導，如她所擔憂的，按她的看法，不會因結束這成為大聖的機會而悲痛致死。

最後這一句話流露出他的才智和幽默。

另一封信致降生·瑪利亞姆姆，她是耶穌·安納姆姆的女兒，也是該院的院長，這封斷簡殘篇的信中，我們讀到聖十字若望結合信和愛的名言。爲能去愛，人必須以某種光明觀看事物，唯有懷著信德的心態，才可能去愛。接納天主親臨在生活具體環境的中介，我們感到極爲艱辛。

女兒！不要讓發生於我的事惹你憂苦，因為這並沒有令我憂苦。真正令我憂苦的是未犯過者受了責備。是天主做這些事，不是人，祂知道什麼最適合我們，且替我們做最好的安

排。要想是天主安排一切，而非其他，在那沒有愛的地方，給予愛，你會導出愛。（信24）

然而，聖十字若望深知，是人做了這些事，他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馬德里會議的歸途中，他拜訪一隱修院，修女們開始表示憤慨和同情說：「神父！會議中的這些神父多麼虐待你啊！」聖人回答說：「修女！瞧，你這話才更冒犯我，甚於他們在會議中對我的所作所為。我不希望以犧牲別人來寬慰自己。」因他的人性高尚純淨，促使他這樣說，而非他天眞得毫不知實情。為證明這事，有封談及耶穌會的著名信函。這事關係卡拉瓦卡（Caravaca）修女們購買附有園子的房屋。附近的耶穌會也看中這地，但若讓修女們局限在很小的地方，對她們極不方便。聖人寫道：

留心注意我說的話：不要對他們或任何人說什麼，與龔札羅·牧諾斯（Gonzalo Muñoz）先生商量買另一處的別座房子，並簽定合同。因為他們一旦見你們已上鉤，自會不慌不忙。這沒什麼要緊，如果後來人家知道，我們只因不要麻煩而購買，那麼不用太傷腦筋，他們會同意出售，而且可要求他們同意我們的條件。只對極少的人說這事，且按此進行。因為有時為克服某策略，不能不另行一計。（信 4）

由此可知，以信德的眼光注視人生事件，並不妨礙我們處世實際練達。

第四章 經由愛而轉化



聖十字若望常常使用一句保祿的說法：藉著信德和愛德，尋求天主並和祂結合。我們已引述聖人致降生·瑪利亞姆姆的書信：

「要想是天主安排一切，而非其他。」（信 24）須以信德接受馬德里會議安排的一切，如同完全來自天主。聖人繼續說：「在那沒有愛的地方，給予愛，你會導出愛……」我們再度發現信與愛的結合。若望在此沒有特意提出信德，但他意指**信德的心態**。在他的書中，信德和愛德同時出現，最著名的段落是《靈歌》1·11。這是個答覆，寫給在自己內尋求天主，卻未尋獲的人：

啊！靈魂哪！為了在妳隱藏的地方找到新郎，妳已被告知該如何是好；不過，如果妳仍想再聽聽這事，聽一句充滿實質，卻難於達到的真理：這就是，妳要在信德和愛德內尋找祂，不渴望滿足、品嚐或理解任何不是妳應該知道的事；這

兩者（譯按，即信德和愛德）有如瞎子的服務員，它們會引導妳，經由妳不認識的地方，達到天主的隱藏處所。（靈歌

1 · 11）

隨後聖人繼續發揮這個論點，說信德、望德和愛德必然尋求天主。那就是超德的心態。我們要詳述這主題中的若干重點：

- 一、聖十字若望個人的愛德；
- 二、超德根基：我們被造是爲了愛；
- 三、錯亂的情感：欲望、渴望；
- 四、意志的愛；
- 五、神化的愛。

聖十字若望個人的愛德

我們已注意到，聖若望的童年經驗及他的母親。然而，他的愛並不限於他的家庭。居住於梅地納時，儘管家中赤貧如洗，母親習慣領回更窮苦的小孩。若望仍居家時，他的哥哥為幫助領回家中的孩子，沿門求乞，有一次竟被警察拘捕。鄰居聞訊都群起保護，反對拘禁他說：「這位青年未曾作過惡事，他非常熱心行善。」因而隨即被釋放。

若望的哥哥名方濟各，大他十二歲，也比他活得長久。一家三兄弟，老二路易因營養不良，早年夭折。聖十字若望和方濟各情誼深厚——不僅是兄弟之情，而且彼此間有著很深的友誼。方濟各敘述，當他拜訪若望任院長的修院，用餐時，聖十字若望安排他坐在身旁。方濟各難免有所顧忌，恐怕逗留時日稍久，添加貧窮修院的

負擔，可是若望卻說：「不要急著離開我，我們不知何時才能再相見。」

若望在塞谷維亞和基督相遇的經驗，是他對方濟各敘述的。某次他拜訪該院時，晚餐後，兄弟倆步入花園，聖人對他說：「我想告訴你發生在主與我之間的事。」他向哥哥透露關於基督畫像的經驗，基督問他：「因你為我做的事，你願我如何回報你呢？」聖人的答詞已是耳熟能詳：「主啊！我願為祢受苦，受輕視。」這是若望透露的少數神祕恩寵之一。由此，我們能看出兄弟倆的親密關係和情誼之深。

若望任革拉納達院長和省會長時，方濟各居留數月，幫忙建築房舍。修士們說，他的窮人衣著讓他們感到不好意思，因為他是院長的親兄弟。然而，無論城中顯要何時來訪，若望總介紹自己的哥哥說：「他是我在這世上最珍貴、最大的寶貝。」他們極其相愛。

許多人認為，聖十字若望比聖德蘭更富同情心和情感。人們說，他屬內向，而聖德蘭屬外向。當我們細思這方面對他的所有認識，及從著作中對他的瞭解，我們能說，**他頗具天賦，擅長結交朋友。**

除了溫暖的家庭之愛，還有他和梅地納窮人、醫院病人的關係，及擔任降生隱院神師時，他和聖德蘭的友誼。這期間有一則小軼事。某日，大德蘭告訴修女們，她在若望神師前告解，承認自己因為對他的愛，對待他缺乏尊敬。或許因為她太自恃為會母，過於看待他如同小男生——她比若望年長二十七歲。聖善的神師回答：「**姆姆！這一點您要改過。**」若望在安大路西亞（Andalucía）也結交許多的好友。

我們也必須提出**他愛好藝術、音樂、雕刻、及繪畫**。我們知道他常唱歌，但可惜得很，曲調未流傳後世。繪畫方面，僅殘存一些小畫、素描，還有革拉納達和塞谷維亞的建築工程。他喜愛花。人

超德基礎：我們被造是為了愛

57)

們會看見他在聖體前擺置玫瑰或康乃馨。我們已述說他的愛範圍廣闊，及各種表現方式，也提及他在遭囚禁和生命末刻時，所流露的真情實愛。他從不以教授或飽學之士的形態待人；他以慈愛親切、心地良善感動別人。許多同會兄弟全然不知他的神祕生活，但都知道且體驗到他的良善。省會長佳播（Gabriel）神父談及他說：「他的書是好書，但他有聖德，因為他本人如此良善。」他的特徵即是不變的慈愛和良善。洞悉此事，能幫助我們瞭解他的著作。我們可在此提出他的一句名言：「生命垂暮時，審斷你的是愛。」（格言

這是他教導愛德的首要重點。《靈歌》第二十九詩節，是聖十

字若望辯護默觀修會生活中，最著名的篇章。**聖若望教導說，是愛使人達到圓滿。**唯獨經由愛，人方能發展、綻放，達到完全圓滿。在論及創造人的〈歌謠〉(Romances)中，他描述人類共有的經驗：「我兒，我願給你一位愛你的新娘。」按聖人的看法，當聖父創造人類時，祂對聖子說了這句話。若望相信渴望愛是與生俱來的因素，於創造時賦予的，而非後來添加的。

他的特殊用語清楚顯示，我們是朝向愛的。「新娘」指向愛和結合；他的意思是在愛內互相給予和接受愛。要是如此，若按我們的基本結構，我們受造是爲了愛和被愛，我們只能經由愛和被愛，才得以發展和成長。〈歌謠 3〉繼續說：「由於你，她實堪分享我們的交往。」這就是父創造人類時的心意：給聖子一位愛祂的新娘。爲此，父在各方面賦予人愛的 ability，也包含被愛的需求。

當若望說及愛的淨化時，他觸及下列的層面：感官之愛的教

育、意志的心靈之愛、經歷神枯克勝黑夜的成全之愛。一九六八年，西班牙詩人卡羅·慕奇阿諾（Carlos Muciano），以兩句詩形容聖十字若望：「……此人外皮是灰燼，內臟是烈焰。」他希望說的是，若望的外表毫無動人之處，但其內猶如火山。話及這火山，且待深入詳述。

錯亂的情感：欲望、渴望

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一卷，若望主要對初學者講述時，我們發覺，他不問他們有什麼祈禱或敬禮神工。他的唯一問題是，情感的境界如何？他們的情緒成熟嗎？當我們了解這一點之後，自能結論其餘，有如醫生把脈即知病況。

《攀登》第一卷專論情感、貪戀的領域，他稱之為錯亂的欲望

(*apetitos*)。現代西班牙文中，這字不再有複數意義；只呈單數狀，且只指食欲。若望以單數指人尋求天主，尋求和基督結合的欲望，**複數的欲望** (*los apetitos*) 表示消極的意思，尋求其餘的欲望。

《攀登》第一卷中，聖人反覆敘述欲望 (*los apetitos*) 導致的五種損害：它們令人疲累，且折磨、黑暗、汗損和虛弱我們。他用《聖經》使人了解這真理。帶著像這樣散漫欲望的人，不是建立，而是在摧毀他們的靈修生活。

即使他們不會落到這種地步，想到被欲望占有的可憐靈魂，令人深感同情。他與自己相處多麼不愉快，對近人多麼冷漠，對天主的事多麼怠慢和懶惰！因為，雖然惡劣的體液使病人走路時，這麼的沉重和困難，或者使他厭食，但仍比不

上尋求受造物的欲望，使靈魂在修行德行時，這麼難過和悲傷。所以，一般說來，許多靈魂沒有勤勉與熱望去獲得德行，原因是，欲望與愛情沒有純然專注於天主。（山 1 · 4）

接著，第十一章是聖人對修道人及努力度靈修生活的人講述。他很難過，看到有這麼許多的靈魂，具有滿盈的本性能力和優質，甚至蒙受超性的恩寵，卻因相同的理由，未能進步。聖人舉出二例：第一，一隻小鳥不能高飛，即使只被細線綁著；第二採自印魚的傳說：

靈魂的欲望和執著，具有所謂的印魚黏住船的特性，極小的一隻印魚，如果黏住了船，就會使船停駛，無法抵達港口，也不能航行。（山 1 · 11 · 4）

我已數次提及安納姆姆，她是靠近若望的大聖人之一，《靈歌》就是題獻給她的。安納姆姆有極高貴的秉性，凡博人寵愛的言詞文字，她一概銷毀；別人論斷她的批評則流傳後世。

有一則小軼事傳自她任革拉納達院長時。某日，有一位名羅瑞格先生（Don Rodrigo）的貴族人士來訪，和她在會客室中商討房屋和靈修事宜。安納姆姆很喜歡他。這位先生告辭離院後，聖十字若望隨即來到。他們會晤交談，幾乎若望講的每句話後，安納姆姆都說：「羅瑞格先生也這麼說。」最後聖人笑道：「姆姆！妳滿腦子羅瑞格先生！」

安納姆姆欣喜於此指責，於是散心時告訴修女們這件事。後來據修女們報導，這句話成了她們的格言：若有人滔滔不絕講述某人或某事時，她們會說：「修女啊！妳滿腦子羅瑞格先生！」由這個小小的故事可知，聖人以輕鬆和藹的方式談論超脫，毫不死板。這

確實有益於安納姆姆，因為後來聖十字若望題獻《靈歌》給她！此即聖人靈修指導的氛圍和風格。

愛需要有對象來引導

我願在此評註《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中，聖人關於**正確使用感官的兩項教導**。某年輕加爾默羅會士，二、三年前出版了一本書，他說：「要是聖人沒有寫這章該多好啊！這真是敗筆，毫無人情味，又相反福音。」讓我們來仔細看一看。

爲了捨棄複數的欲望（*los apetitos*），我們被要求強化在自己內的單數的欲望（*apetito*），以跟隨基督。聖人確信，愛在人內絕不休閒。他的原則是：在你還沒有愛一個新的對象前，不要從愛的能力中取走任何的對象。愛需要它的對象。

巴魯基（Baruzi）寫道：「除非人因愛轉化，且以此愛克勝他愛，否則對抗錯亂欲望的戰鬥必敗無疑。」意思是，愛的能力須有一個對象作為導向。巴魯基說，純克修的悲哀勝利是消除某一種愛，而沒有代之以新愛。這會導致嚴厲、怨恨和苦澀的熱心，因為失去了愛的對象可願望。

當我們默觀基督和祂的生活時，我們會更愛祂。這是若望教導的第一點。我們須審慎實際地修養外在的德行。運用外在感官：看、嘗、聽……須有節制。凡是和我們的生活、聖召和責任無關的事，不該貪戀執著。

由於誤解聖若望，本會竟有某種克修心態表示說，不要聽什麼，閉上眼睛，帶個同伴一起上街，好能閉著眼讓他帶領你……若望遠比這單純、正常多了！若能順乎常情，又不惹人注目時，能不用，就可棄絕使用感官，千萬別因守眼睛而作出惹人笑話的舉止。

記得在羅馬時，我參加某開幕典禮，或其他什麼慶典，宴會中招待各種美酒。我與一位道明會神父同時被邀，從他那裏我學得一個教訓。他說：「你可別說：『不必！不必！』讓他們第一次斟滿你的酒杯，喝少許，等下一位來時，見你依然美酒滿杯，自會滿意地經過。若你用手蓋住杯口，必遭他人注意。」告訴你們這件往事，只為敘述某種克苦的方式，單純且順乎常情，又不惹人注意。

修行內在的自由

聖人的第二項教導，簡直令人驚駭。

經常努力傾向：不是最容易的，而是最難的；不是最愉悅的，而是最乏味的；不是樂趣最多，反而是樂趣最少的

∴∴∴。(山 1 · 13 · 6)

共有九句這樣的教誨。若望說：「要為愛基督而做這一切。」經常傾向樂趣最少和最難的事，如此過分的強調已使人注意。這被稱為被虐待狂（masochism）。但為什麼聖人推薦這種修持法呢？他的目的在於能達到時時刻刻、自由無礙地愛天主和近人。

我們須有內在的自由，在愉快或不愉快的事上；無論何時，我們的愛面臨挑戰，我們都能接受天主的聖意。聖若望說，要常自動自發地修養，如此當愛天主或近人有需要時，你已能輕鬆地做到。這是自願的準備，因為來日必會向你要求的。若我們沒有準備，當決定性的考驗臨頭時，我們必無法給出正當的答覆。

羅馬軍隊在平安無事時，也得習兵練武，背著比作戰時多一倍的武器。因此受訓時，他們常說：「唉呀！有仗可打多麼好，我們才可稍微休息一下！」如果我們經過甘心情願的修練，已能控制自己的感官，我們會發現，無論何時發生相似的情況，我們會容易獲勝。

意志的愛

必須經常避免極端。《攀登》1·13·6，是若望的教導，幫助我們滿全愛德誠命的指示。這是基礎，是反省我們愛德能力的起點：「你應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的天主。」（《申命紀》第六章5節）我們必須視之為初學者和成全者的共同基礎，才能了悟這條誠命的寬廣高深。

描述心靈被動之夜後，聖人告訴我們，一切被動的淨化是天主所許，為使靈魂能滿全愛德的誠命。這話意味深長。

這事非常特別地發生在此黑暗的煉淨中，如我們所說的，因為天主這麼地使滿足斷奶，這麼地收斂欲望，使之無法在任意的物上尋得滿足。天主做這一切事，為的是，藉著使

欲望脫離其他的事物，使靈魂在自己內收斂，祂堅強靈魂，給他能力得到這強烈的愛之結合，此乃藉此煉淨，天主開始賜予的。在此結合中，靈魂以其全部的力量，和所有感官與心靈的欲望，熱烈地愛天主。如果這些欲望因為滿足於其他事物而分散，這樣的愛是不可能的。為了獲得這個愛之結合的力量，達味對天主說：「我為祢保留我的力量。」（《聖詠》五十九篇10節）亦即，我官能的所有能力、欲望和力量，不要在任何除祢以外的事上使用它們，或尋求滿足。

因此，我們能以某一方式深思，這個在心靈內的燃燒能夠是多麼明顯和強烈。天主集中靈魂內心靈和感官的所有力量、官能和欲望，致使這整個和諧組合的能力和力量能運用在這個愛上。靈魂因此能真正實行第一條誠命，既不輕視屬人性事物，也不將之排除在這個愛之外，說：「你們應當全

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們的天主。」（《申命紀》第六章
5節）（夜2·11·3 | 4）

若望對這條大誠命的每個字都很認真。他指出這誠命不只針對初學者，也針對神祕家。他放在眼前的理想是正確使用能力去愛，去修煉成全的愛。

區辨很重要

現在我們來看看《攀登》3·16。這是很長篇章的開始，我願你們特別注意二件事。

（A）聖人對於愛（*amor*）和感受、情感、歡愉（*gozo*）所做的區別。愛是靈魂的活動，是給予。愛是無私的。愛的感受多少和

自己有關，靈魂返回自己內。

〈信 12〉中，聖十字若望說明愛的行動和愛的感受其間的不同。愛是給予，愛的感受是接受。這樣的接受不必總是占有或自私的，也可能是廣義的接受，希望求得己益。例如，只要為自己有益處，則繼續維持某人際關係。這第二種愛可說是歡愉於某物，從中取樂，喜歡它。「愛」是給予對方，「歡愉」是歸為己有。這就是若望的分辨，區別愛和愛的感受。

(B) 如何在自己或他人身上，辨識我們愛的特質？我們由觀察所知甚少。若望陳列在我們面前六種不同的事物，看我們如何反應。這是今日測驗兒童的方式：人們不問你喜歡紅色或藍色，只須將紅色和藍色同時擺在孩子面前，再看他們的反應；看小孩走向這或那，自會得到答案，不須小孩表明。

同樣，若望在我們面前擺置六種事物，看我們選擇什麼。三樣

是本性和現世的。即財富、尊榮、才幹；另三樣是超性的，即德行、特殊的神祕恩寵、聖物，如朝聖、聖像及此類事物。

只一樣事物仍不足以答覆這測驗。人可能不在乎其中一、二樣。例如，有的人被財富吸引，同時又厭惡財富。我們今日，有許多人因衣著簡單，自認爲已超脫財富。可是他們裝扮聖母態像時，替她穿上所有自己想穿的衣服。可憐的聖母只好忍受一切。這樣的人可說毫不在乎其他世物，但他的欲望轉移到聖物。他們不戴金耳環，但卻有金唸珠或香唸珠；身邊的芳香已顯出所用的是哪種唸珠。我們的自愛有如噬木蟲，毀盡一切。牠侵蝕任何一種木材。

我們的虛榮貪心，其下場和光景就是這樣，不論什麼東西都要緊抓不放；好似蛀蟲，咬噬好的木頭，無論事物好壞，它都有事做。你喜歡帶著新奇的玫瑰唸珠，得要這個樣子，而

不要那樣；又寧願選擇這個態像，而不要那個，你注意的，不是它是否更喚醒你內的愛，而是它是否更寶貴和新奇，這豈不是把你的快樂放在工具上嗎？（山3·35·8）

給事物正確的價值定位

聖人在此無意責怪聖物，他關心的是發現人們對聖物的反應。

我曾在馬尼拉公然目睹這樣的反應。我是去那兒授課的。早晨舉行彌撒，分送聖體時，某婦女步出她的座席，拄著拐杖行走。她行路困難，走得非常慢，停停走走，但是絕不許別人超越她。有位女孩陪伴她，年約十二歲。大家都很不耐煩。

彌撒結束時，她又打前頭走，人人都必須等候她，大家都不耐煩極了。此時聖堂外停著一輛轎車——真是豪華絕頂，並有三人

司機伺候這位婦人。車旁架起一座小梯，助她安然進入車內……當人們一看到這位婦女是何等人物時，他們的反應馬上完全改變。「多麼棒的人啊！」而這全都是因為這輛轎車。同樣是他們原先看見，極感不耐煩的那位婦女，五分鐘之內，所有這些人卻改變了他們的心態，因為這婦女很富有。

不必剷除或消滅這些美物，而是在其**價值的層次上，該有正確的定位**。聖十字若望來自極窮苦的家庭。在塞谷維亞時，他得向富貴人家募捐，建築修道院。財富是有用的，能用來行善；金錢本身不是壞事，重要的是我們的態度，我們應測驗一下自己的心態，至於人的天賦才能和尊榮也是一樣：這一切都可善加利用、服務近人，但仍不是最高的價值。測驗自己對事物的反應，我們能按正確的價值層次修練、定位我們的愛德。我們能修練、淨化和引導愛的能力。人們常問，為什麼聖十字若望很少說愛近人呢？因為當他在

《攀登加爾默羅山》中說愛天主時，他同時也指愛近人：這是一條大誠命。

感官也需要鍛練

爲什麼我們的感官必須受訓練呢？例如關於克制嗅覺，聖若望首先關心的是克制嗅芳香，或是愛近人呢？習慣生活在芬芳環境的人很難忍受臭味，例如在窮人家聞到的氣味。若有人十年不刷牙必教人噁心。若望的時代沒有人刷牙。若望記得梅地納傳染病醫院中的情景，那裏特別照顧傳染病的患者，其中有許多人罹患性病。他記得人們樂意捐獻，但不願靠近病人。當若望說正確運用感官時，他心中所想的是這種具體的事情。我們的感官應受訓練，不只是幫助我們更愛天主，而且也更愛近人。

現在我要來談談另一種愛，黑夜的愛，在神枯中修練的愛。只是有時修行上述的克修，為獲得這愛是不夠的。天主親自從我們認為好的事物中除去滿足，這是天主的陶成方法。因此，聖人引導我們達到不受自我偏向管制的愛，即純潔又無私的愛。

請深思細想，你的護守天使不會常引發你行動的欲望，但他常光照你的理智。因此，修德行不必等到感覺喜歡時，因為有你的理智就夠了。（光與愛的話語34）

讓感受跟隨理智的引導

天主充分光照我們的理智，指示我們應行的作為，卻沒有給我們實行的興趣。甚至對神祕恩寵也能發生這種現象。有些神祕的神

諭，若望稱之為「正式」的神諭，天主清楚地告訴人該做什麼，但這人卻感到極大的厭惡。在我們內有像這樣的矛盾！可見，從依賴我們的喜愛、欲望和情緒中獲得釋放，而能按照理智的指導行事，這是多麼的必要。

應留意你的理智，好能實行它指給你的歸向天主之路。在天主前，其價值超越不注意理智而完成的全部工作，及你尋求的所有靈性歡愉。（光與愛的話語 41）

在這些《光與愛的話語》中，聖人希望把我們愛的的能力集中在本質上，即整合我們的意志。那時我們的感受也會返回，隨從意志的引導，而不是意志順從感受。西班牙有句話說：「*hacer las cosas por gusto y hacer las con gusto*」，亦即：「爲了快樂

而工作，或快樂地工作」。若只因一時的興致去做某事，這是消極的。為快樂而吃是貪吃。快樂地吃是享受食物。

要深思細想，最柔美的花朵最快失去芳香，也最快凋零；因此，應看守你的心，不要以尋樂的精神行走，因為你必不能恆心持久。要為自己選擇更強健的精神，超脫一切，你將會找到豐富的平安和甜蜜，因為美味持久的果實採集於寒冷乾燥的地帶。（光與愛的話語 39）

這些《話語》中，若望喜歡先給一個畫面，而後舉出原則，再來一個教導，最後又是一個畫面。前後都有畫面，當中插入二段解釋或邏輯結論。這是文學布局。若望極有文學天賦，他的筆法靈活巧妙，行文自然。處於神枯時期，愛德唯獨依賴信德生活。身處

「寒境」即是愛的時候，那時只有信德引導我們。讓我們來欣賞聖人另一段美麗的文句吧！

靈魂穿上這信德的白長衣，進入黑夜，如我們前面所說的，走在內在的黑暗和窘困中，他的理智沒有任何安慰的光明，沒有從上而來的光明，因為好似天堂已關閉，天主也隱而不見；也沒有從下而來的光明，教導他的人安慰不了他。他堅貞忠誠，不屈不撓地受苦，歷經這些磨難，卻沒有昏暈衰竭和辜負心愛主。心愛主在這些困苦和患難中考驗新娘的信德，使她後來真的能說達味說的話：「因祢口中的言語，我持守了艱辛的道路。」（《聖詠》十七篇4節）（夜2·21·5）

這就是堅定不移的信德。這段話，以西班牙文寫出的這個經句^⑧：「因祢口中的言語，我持守了艱辛的道路。」概述黑夜的全部內容，同時指出靈魂由何處取得力量。

聖人沒有停止於黑夜，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他向他們的要求極高，且向他們挑戰，然而他又是和藹可親、寧靜的人。

有則故事敘述另一位安納，即培納羅撒的安納夫人（Doña Ana de Peñalosa）。從前修女們抵達革拉納達，還沒有會院時，她打開豪宅，接待修女們住在她家，七個月之久照顧她們。有一天，若望和安納晤談時，有位修女無意間聽到他說：「*nada de nada*、**虛無又虛無**——即使把所有的一切全給基督，也不算什麼。」他確實向她要求很多，但後來他題獻《愛的活焰》給她。

若望向他的朋友們挑戰，但同時深愛他們。有一次，聖女大德蘭和修女們坐在降生隱院的會客室，她說，她們發現她們的神師蠻

8. 聖十字若望通常用拉丁文引述聖經，在這一段話中，他直接用西班牙文。

嚴格的。聖人回答說：「姆姆！您漂亮地自訴已過，幾乎寬恕了自己。」若望不但要求許多，也慷慨地給予許多。他的朋友們都感受到他那親切的愛。他是他們的真兄弟。

神化的愛

當聖人說及圓滿的愛，他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來看三首涵意豐富的《靈歌》詩節。主要是二十八詩節；二十七和二十九是它的補註。里修聖女小德蘭酷愛第廿八詩節。詩中刻劃出聖人的真相，即沉浸於愛的人，愛的神祕者：「現在已無他務纏身，我的每個行動都是愛。」甚至在文學上，第二十八詩節可說是傑作。首二行為肯定筆法，次二行則為否定句。第五行是綜合結論。

我靈已專心致志，

用盡豐盈秉賦為祂服務；

羊群已不看守，

雜務也沒有，

現在，唯獨愛是我的專務。（靈歌 28）

聖若望在這裡不是說，生命如漫步怡人的草原。他告訴我們，愛的能力已變得如此強壯合一，一切事物，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引導我們去愛，而且只去愛。

這就好像蜜蜂，從野花吸吮花中已有的蜜，除了採蜜，不多做什麼，同樣，從靈魂所經歷的萬事中，她極容易取得愛的甜蜜。就是在萬有中愛天主。（靈歌 27·8）

我們要以一句未受人注意的話作結論。這是《靈歌》第一版本中找到的。第二版本中聖人省略了這句，是有意或無意，我們不得而知。是這一句「聖神不只使靈魂成為恩寵的溫順工具，且使他們成為教人去愛的老師（*maestras de amar*）」不是愛的老師（*maestras de amor*）⁹，而是教人如何去愛的老師。靈魂被賦予某種創造力，有能力教導傳授愛的技術。

9. 兩個語詞的不同在於，*amar* 是動詞，而 *amor* 是名詞。

第五章 使用媒介



這個題目和下一講有密切的關係。在此我們著重客觀性的一面：使用媒介。後來，我們要談談這媒介在個人如何內在化。

超德生活中的媒介

所謂媒介、中介意指什麼呢？我們的意思是指事情和物質，使我們得以和別人接觸。若是和另一世界，則是與天主接觸，困難在於我們面對的是兩個不同的實體。事件、中介具有天主和人之間的橋樑作用。

我們來看一件奇怪的事實。法利塞人和耶穌同樣說：施捨、愛近人、祈禱、補贖、守齋。耶穌也要求這些事，但他卻責怪法利塞人，視之為非基督徒的。這些媒介沒有帶領他們親近天主。他們希望受人稱讚。由此可知，不是使用的方法聖化人，而是超德的生活使人成

聖。這是個人和天主之間關係極親密的生活，即信德、望德和愛德的生活。

靈修史上常有聖物被明顯妄用的現象。生活中，我們不能不用這些媒介，但我們不能讓它們成爲阻礙。明瞭必須終生使用這些媒介是很重要的事，例如：本會法律、祈禱常規、會衣、他人、聖物、聖像，就它們是能使我們達到目的的媒介而論，它們都有價值。超德的生活中，這些媒介是必須的，但卻是相對的。

聖若望確信聖體是最好的媒介。然而送聖體時，他有時略過修女們，不使她們因習慣成自然，而不覺察聖體是何等大恩。見證人說，在聖灰禮儀日，他有時不送聖體。我們問爲什麼？難道他不願人獲得恩寵嗎？不是，因爲當我們領不到聖體時，渴望自會增強，渴慕之情能使人比領聖體得到更多的恩寵。聖若望希望激起渴望，期盼在別的日子更熱切地領主。

這一切媒介幫助人達到更深的愛，更熱心準備服務和自我給予。若能如此，那麼這些是真正的媒介。若非如此，它們將成爲障礙。人貪戀珍珠項鍊或十字苦像，二者毫無差別。二種情況的貪戀都阻止我們和天主真正結合。

具體地說，我們知道聖若望喜歡好的圖畫。他畫了一張小小的基督苦像後深爲喜愛，夾在日課經本裏。降生隱院的安納·瑪利亞（Ana Maria）修女見了也喜愛。聖人毫不遲疑地說：「如果妳喜歡，就在這裏，拿去吧！」

逃脫牢獄前一週，他想要感謝善待他的第二位守門人。他有一個特別珍愛的小苦像，因爲可能是會母聖女大德蘭送給他的。這是陪伴他度過牢獄黑夜的唯一聖物。他送給了這位守門人。若望列真福品的調查過程中，這位守門人仍健在，他爲這事作證。這事發生時，聖十字若望三十五歲，守門人二十七歲。

善用而不留戀於媒介

所以，若望是愛用媒介者的一個實例，但他很容易放開；他超脫而不留戀。我們生活中必須有這超德生活帶來的內在自由。如果認真地發展超德的生活，它會給我們所需的一切力量。但如果我們把心全放在媒介和中介上，我們的心思念慮會變得狹窄。在聖十字若望的安杜漢（Andujar）手稿，即流傳至今少數的親筆稿之一，他說：「應小心，不要離開了社會的大世界後，反而在自己的小世界內找到比以前更壞的你。」

我們能離開這世界，而後進入一個小世界（mini-world）。
聖十字若望正處於微妙的局勢中。當時盛行的敬禮雜亂無章，甚至在修院裡也是如此，充滿外在事物，即我們所謂的媒介：習俗、慣例、態像和聖像。另一方面，又有一極端的運動，返回伊拉斯莫斯

⑩，拋棄一切：只要福音，不要聖物，甚至不要聖事和聖儀。

光照派 (*Alumbrados*) 人士被教會法庭判罪時，有此說詞：「爲福音而起身和站立、在聖堂內其他的鞠躬、姿態全是身體的遊戲。」主基督和聖母的態像、畫像無異木頭碎片。他們說祈禱必須是心禱，不可口禱；聖堂內或團體的祈禱是障礙。屋內不該擺設聖母像；看著一位婦女，就該總是在眼前看見聖母。不需要基督苦像，這無非是塊木頭。我們聽來實在覺得古怪，但在若望當時，卻是很嚴重的事態。所以我們可想而知，他的處境多麼難，既要避免過於外在化，尤其在安大路西亞，又不可給人印象說，他是偏向這些光照派的人。

聖十字若望個人使用的媒介

10. 伊拉斯莫斯 (Erasmus)：此係人名，十六世紀初的荷蘭學者，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安大路西亞的某個修女團體透露，聖人有次進入修院，看見聖母態像，隨即抱在手裏說：「有這態像，我能一生隱居獨處。」可見若望使用這些媒介，但他也知道如何超越媒介，把握本體。他喜愛禮儀聖歌，事實上，他愛所有的歌曲。他的旅途同伴報導，只要一離開市鎮他就會即興作曲。他愛以文詞和旋律自然地表達他靈魂內的情感。如果他的會士生病，他有時帶些樂師取悅病人、幫助他。當時的貴族家中常備有樂師，他請求他們派來三、四位年輕的樂師。當他臥病時，醫護會士也請來幾位樂師。可是當他們抵達時，聖若望說：「謝謝他們，請他們吃頓飯。」他表示「因為吾主可能說我不願受苦。」

聖人也是大自然的好友。《黑夜》的象徵幾乎全來自親身經驗。某非赤足加爾默羅會士貝拉斯各（Velasco），寫了一本若望的哥哥方濟各的傳記，書中敘述每逢夏日黃昏，若望有時去廣闊的

田野，祈禱一、二個小時，躺臥在地上，注視天空。他的哥哥多次陪伴他。他愛大自然，愛夜晚和夜空的星星，無疑地根植於童年經驗。冬季時，兄弟倆就去聖堂祈禱。如果堂門上鎖，他們向管堂借鑰匙；最後，管堂和他們協議，把鑰匙放在安全的地方，由他們自行取放。兩人同是夜的好友。這些經驗塑造了若望的個性。

外在的裝飾是為了解助人達到專注的目標

我已講過，有位革拉納達的修士作證說：「他喜歡在聖體前擺一朵玫瑰或康乃馨，我是管堂，他告訴我，天主多麼高興有這朵花。」他最關心的並不是聖堂的布置，而是人對天主的小小表示。某位卡拉瓦卡修女也證實以下這事。他擔任安大路西亞省會長時，曾有一年和修女們共同舉行聖週。他告訴她們，他已寄出一封致該

省各修院的傳閱信，勸導會士應於聖週五裝飾「聖墓」，但不宜過分布置，因為裝飾令人分散心神，然而專注奧蹟本身才是布置的唯一理由。人們應該明瞭，是主在那裏，這是哀悼的時刻。

數世紀以來，本會中有人輕看這些外在的事物。根據純克修主義而予以蔑視。這並不是聖十字若望的態度。他喜愛高雅的布置，但同時為人嚴謹。他希望吸引人注意本質實體，而不是裝飾本身。

有則革拉納達的小軼事。若望任院長時入會的初學生作證：「我和團體共唸日課時感到困難，於是就發明我的敬禮來幫助自己。每唸完第二聖詠後，我就起來弄弄蠟燭，直到被聖人發現，他對我說：『亞倫索修士（Br. Alonso）！不要管那些蠟燭台，注意我們共聚一起的目的：祈禱。』」

上述的例子足以說明聖人自己對這些外在事物的態度。他很幸運，居住在西班牙最美的城市裏，這些城市擁有偉大的藝術寶藏：

撒拉曼加、亞味拉 (Avila)、塞谷維亞、托利多、革拉納達、塞維亞 (Seville)、科道瓦、培亞城、馬拉岡。無疑地，這樣的環境塑造了他的美感。

我們知道，革拉納達總主教原先不准許在該地成立男會院。阿蘭布拉 (Alhambra) 政府准許他們直接居住當地，後來在境內贈送他們一塊地；最後又得到供應用水。最初幾年，沒有灌溉園地的用水時，政府負責每天送來七份配給的食糧，深恐他們放棄建院。所以，他們實際上住過阿蘭布拉。

繁忙的生活勞動也能助人默觀

由於聖若望的特殊處境，使他的愛好藝術得以發展培育。但若要瞭解若望，我們必須補述其他的事。他和大自然接觸，不僅透過

默觀美麗的景色，也飽受極大的辛勞：忍受酷暑嚴寒，長途跋涉，精疲力盡。擔任安大路西亞省會長期間（1585-87），他大約旅行了六千英里，視察各修院，並指導隱修女的靈修。平均每日步行或騎驢旅行十五公里。這事意義深長，我們應牢記心中。

今日我們容易說，度默觀生活困難得多，想想我們頻繁的旅行、推展使徒工作，或想想隱修女的工作重擔，這正是若望時代的正常情況。他們是默觀者，也有許多辛勞，身體勞動、人事問題、各種問題。不僅愉快處境能助人發展默觀，那要求我們有所付出、且不易付出的不如意處境亦然。

以感官作為媒介及其克修

這二個論點同屬一個主題，二者差異的多少，要看人在靈修上

所達到的成熟程度而定。聖若望對於尚未達到內心自由的人，顯得比較嚴格，要求也多些。《靈歌》中，他假設讀者已具有更超脫的涵養，所以，他更寬大。

我願你們注意他的《勸言》（*The Cautions*），這會幫助我們瞭解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推薦給我們的。他以日常生活的觀點，向埃加耳瓦略（El Calvario）的會士及貝雅斯的修女們解釋《攀登加爾默羅山》。既然因修道生活是很具體的，包含許多細節，他給他們寫《勸言》，幫助他們判斷如何自持己身。

《勸言》的目的和其他的巨著相同，即與天主結合。這部小品中，他依序論及靈魂的三仇：世俗、魔鬼、肉身，再就各仇，指出阻礙修道人，使之偏離正道的三種情形。首先三點論及世俗，第一關於外面的世界；第二關於使用修院物品；第三關於修院內的小世界。

不要忘記修道的目標

第三個勸告比前二者長達三倍，因為它更為重要。那勤於看報，天下大事無所不知的會士，容易養成習慣，評論一切，逐漸熱衷於這類事務。有時，修院裏的討論，真能排滿一份瑣事迷你報，可使我們失落勇氣、靈魂的平安和收斂。要記得，羅特的妻子因回頭觀看別人發生什麼事，變成鹽柱。這是如何應用《勸言》在我們處境的例子：在進入修院的這些新聞，和與天主結合的偉大目標之間，保持平衡。

從對抗魔鬼的《勸言》中，我們取第二點來討論：長上的職務是協助或是障礙。聖女德蘭麗達單純地說（也許有些天真）：「若更換長上，我毫不在意。這是基督，祂來來去去。」聖若望比較謹慎與溫和：

若你不在個人的感受上努力，不去介意這人或那人為長上，你必不能成為屬神的人，也不能善守聖願。

聖人不是說，誰擔任長上對修院的福祉無關緊要。服從並不強迫我們盲目於事實。我可以說：「就我個人而言，我無所謂，但對整個團體來說，這位可能比較理想，另一位則有害。」我常向本會會士說：「為能善守服從聖願，平安生活，我們必須學習順合五、六型的長上：冷靜型的、自由派的、也可能是壓制型的。若只習慣於某一典型，等到有所改變時，我們會陷入困境。」

對抗魔鬼的第三項勸言中，聖人說：「要歡喜別人的優點，猶如己有，盼望他們在諸事中居先。」

同伴將我們雕琢得更美麗

對抗肉身的第一項勸言命令我們：「要瞭解，你來修院是為使眾人可以塑造你、考驗你。」同一法則出現在給《某會士的勸告》中。處於相互受苦的不方便和考驗中，我們必須保持自由和獨立。天主利用同會會士作為雕琢我們的工具。祂可能利用某位如同槌子，另一位如錐子，再一位或許像砂紙——造出最美麗的態像。我們千萬不要踢掉它，或擺出致命般的面孔，因為我們也在別人身上製造相同的效果。我們也急著忙著雕琢別人的個性。

聖人實在太瞭解修院內的小世界：長上、同伴、我們彼此造出的不愉快處境。聖人願意訓練我們，別讓這些事情過於占有我們的生活，以致完全失去內在的平安。我們需要學習控制情緒。

讓我們來看一下，他寫給科道瓦隱院院長，萊奧納·聖佳播

(Leonor de San Gabriel) 姆姆的信。這位院長犯了些過失，多利亞神父很生氣。她因為怕他，竟至吃不下，睡不著。聖十字若望是當時的第一總參議，且很得會長多利亞神父的信任，因此她請求聖人幫助。聖人在信末說：「我的女兒！鼓起勇氣，忘掉這事和那事，用心多祈禱吧！總之，沒有比這更好的。」他先告訴她，多利亞神父並沒有惱怒。

展讀來函，我深深與妳感同身受，看到妳這麼受苦，使我覺得難過，因為這樣會損傷妳的心靈，甚至妳的健康。妳應該知道，我不認為妳有什麼理由這樣憂苦，因為，據我所看到的，我們的神父（多利亞）一點也不惱怒妳，而且已經完全忘了這件事；即使他沒有忘記，妳的痛悔，無疑地已使他平息。而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我會留意為妳說好話。不要憂

苦，也不要再拿當一回事，因為沒有理由這麼做。（信 22）

這裏，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對她的處境所流露的人情關懷，以及他兄弟情誼的鼓勵。〈信〉的第二部分，教給她靈修輔導：

所以，我確實明白這是個誘惑，魔鬼不斷地放進妳的記憶裏，以致該專注於天主的，卻專注於此……（信 22）

聖十字若望極力強調想像的控制。我們的愉快、不愉快、或受傷只是短暫的。若持續下去，那是因為我們在記憶中專注它。當時幾乎毫無痛苦的小事件，後來能變成災害。我們能數月之久，在那事上浪費精神，無法用在其他任何事上。

超德讓人穿透事物的真相

生活於天主的臨在中是極重要的事。與人相遇是最困難的中介。默觀大自然，可能悅樂或不悅樂我們，但我們不會因此而困擾不安，它不會影響我們。在聖體前的祈禱亦然，我們可能熱誠滿懷，或完全神枯，但聖體不會令人心亂。我們需要戴上超德的眼鏡，才能看穿事件和人，就是說，以信德和愛德透徹日常瑣事背後所隱藏的。

有一個小例子顯示出聖人最喜歡由人而來的中介。某日，聖人旅經曼查（Mancha）往革拉納達，距離馬德里約五百公里。一五七一年贏得雷潘多（Lepanto）戰役的元帥，正在那裏建築大宮殿。凡路經那地區的遊客都前去觀賞，修會會士也是。聖人的同伴對他說：「我們為什麼不去參觀那個大建築呢？它們非常美麗。」

聖若望回答：「加爾默羅會士旅行不是為觀看，而是為了不觀看。」他又解釋說，他寧願與上主、與人交談，而不願去觀看宮殿。

然而，有封信（他最美的書信之一）中也表示他已受夠了人！這封信寫於一五九一年，馬德里會議之後，即毀謗事件開始攻擊他以後。那時他居住在培紐耶納（Penuela）的獨修室，在卡斯提（Castilla）和安大路西亞邊界，正預備前往墨西哥。信上說：

儘管靈魂的景況相當貧困，但廣大無垠的曠野極有益於身靈。上主必然渴望靈魂有它靈性的曠野。很好很好，因為至尊天主已經知道我們的真相……今晨我們採集了豆子回來，早晨就這樣地過去了。另一天我們會打豆子。處理這些靜默的受造物真好，比被活人惡待好得多。（信28）

這是個間接的暗示，點出會議如何對待他。當我們不再能和人善處時，大自然的經驗和戶外的工作能有所幫助。和人相遇是非常好且有建設性的，但也使人疲乏。聖若望是很實際的人。他訴說他的獨居和靈魂的景況，非常美。以下的句子是十字若望的眞寶石：

我不知道這能維持多久，因為安道·耶穌（Antonio de Jesús）神父從培亞城恐嚇我，說他不會把我留在這裏太久。順其自然吧！當前一無所知，我過得很舒適，曠野的生活令人讚賞。（信28）

聖人擁有內心的自由。

談及愛德時，我們提出《攀登加爾羅山》第三卷。在這本書的最後部分，聖人論及各種不同的聖物和敬禮：

真正虔敬的人，使他的虔敬主要專注於看不見的對象上，他需要的態像很少，使用也少，他使用的那些聖像，更相稱於神性而非人性。他給這些聖像——也藉聖像給自己——穿上合適的衣服，相稱於來世及其情況，而非俗世的，因為，不但不讓世俗的形像惹他引起欲望，甚至不讓自己因之而念及世俗，即使眼前有看似世俗之物。他的心也不執著所使用的這些聖像，因為，如果被拿走了，他的難過少之又少；因為他在自己內尋找的活肖像，是被釘的基督，為此，他反倒欣喜於全被取走，空無所有。

這些方法和動機的事物，引導他更親近天主，甚至當它們被拿走時，他依然平靜。因為，這些動機的事物被剝除時，仍保持寧靜與喜樂，比懷著欲望和執著占有它們更為成全。欣喜於幫助靈魂更

虔誠的那些聖像，雖然好（爲此，應該選擇更能感動人的聖像），不過，這麼貪戀聖像，據之爲己有，萬一聖像被取走，則憂傷難過，這樣就不是成全。（山 3 · 35 · 5）

這是聖十字若望的風格：容易接受聖像，也容易放開。他在著作中不說自己，但舉別人爲例：

我認識某個人，十多年來獲益於一個粗製的十字架，這是以一枝聖枝製作成的，用一隻別針周圍扭曲釘牢的。這人隨身攜帶，片刻不離，直到我把它拿走。然而他卻不是一個缺乏理性和智力的人。我還看過另一個人，他使用魚的脊骨作成的唸珠祈禱，在天主面前，他的祈禱當然不會因此有所貶損。顯然可見，上述二者都不看重聖物的精製和品質。（夜

1 · 3 · 2）

正確地使用禮儀

我提出另一個應極細心看待的中介：祈禱和禮儀。這也是我們最常使用的媒介。

這些人們，對實行虔敬和祈禱的方法和方式，賦予如此之大的效力和信賴，致使他們認為，如果少了某一點，或超過某些限度，他們的祈禱就沒有益處，也得不到天主垂允……更糟糕和不可容忍的是，有些人渴望親身感覺某個效果：如不是他們祈求的事應驗了，就是要知道，他們那些祈禱禮儀的目的應驗了。（山 3 . 43 . 2 | 3）

我們看到他甚至用諷刺的語法表達：

在我們的祈求中，意志的能力和快樂應歸向天主。至於天主

教會不使用，也未經核准的新發明禮儀，是不可靠的方法

……：如果以這樣的單純，天主沒有俯聽他們，讓他們確信，

即使耍弄更多的新花樣，天主也不會應允。（山 3 · 44 ·

3)

關於正確使用禮儀和禮規，若望非常溫和明辨。但是，他不希望我們依戀它們，卻更願意我們度超德的生活。

當他居住安大路西亞擔任省會長時，路經科道瓦，他有意順道視察該地的修院。本來期盼午後能抵達修院，但是因為事情的耽擱，遲遲才到，大靜默已經開始。敬愛他的兄弟們喜出望外，奔出斗室，歡迎接待他，不免喧嘩一陣！此時，院長也出來了，他非常不高興大靜默破壞了。省會長站在那裏，院長就向兄弟們說：「現

在不是吵鬧的時候，大靜默已開始了。」兄弟們都等著省會長神父來糾正院長。可是聖人只說：「院長神父是對的；我們暫停相會，明天再來。」他就這樣平安地結束這場小悲劇。

我述說這件事，為指出聖人是個具有本能、知道何時需有例外的人；反之，這位院長卻沒有這本能。若望給予媒介正當的重要性，但同時也給它應有的自由。

他常帶修士們出去戶外，使他們不覺得被關在修院內，而找機會主動離開修院。這種使用媒介的態度和方式，導引我們直接進入克修的主題。若望說：

當（感官的快樂）導致虔誠和祈禱時，意志不只不必逃避這樣的動心經驗，反而能從中受惠，又為了這麼聖善的修行，甚至是應該的；因為有的靈魂，感官事物非常影響他們歸向天主。（山 3 · 24 · 4）

另有一例，塞維亞修院進來了一群年約二十八歲的青年。初學導師預備他們度默觀生活。他們和團體共同祈禱二個小時，初學院再加三個小時。這些青年剛剛從城鎮世俗踏入修院，他們幾乎要瘋了。這位初學導師寫信給省會長，說他有個問題，這些年輕人沒有默觀聖召。十字若望神父親自到塞維亞看個究竟。他看了看時間表，對初學導師說：

神父，是初學導師沒有默觀生活的觀念。這些活力充沛，完全沉浸於感官世界的青年，怎能一天祈禱五個小時！減掉一半的時間，讓他們去花園工作，若沒有足夠的工作，就叫他們搬石頭，從花園的這邊搬到那邊。

我們由此可知，必須逐步地訓練感官，而不是一味地消除。

神祕經驗中媒介的角色

我們繼續上一個論題。我們注意到《靈歌》中，聖人使用媒介更爲自由。第四、五、六詩節針對無理性的受造物、叢林、森林和動物，隨後三詩節針對人。他尋找受造物，不是爲了留守於其中，而是問他們心愛主在哪裏。這是超德的態度。他在尋找他所愛的主。

靈魂說明了她開始走上此路的方法，為的是不再追求歡愉和享受，且要以剛毅克勝誘惑和困難，這在於修練自我認識，此乃達到認識天主的第一個重要工作，本詩節中，她現在開始上路，以認識和細察受造物，達到認識她心愛的，萬物的造主。因為，經過自我認識的修練之後，在此靈修路途上，

依次而來的首先是細察受造物。（靈歌 4 · 1）

獲得自我認識——即一個人的主動淨化——之後，首先是對受造物的認識，在靈修旅途上默想對天主的認識，「經由受造物，細察祂的偉大和卓絕」。靈魂和受造物談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詢問有關心愛主的事。

請留意，十字若望是多麼小心地用詞遣字。這個向受造物的詢問，如聖思定所說的，就是默思造物主。是以信德和愛德，讚賞天主的偉大工程。就是愛的注視，是默觀。受造物的美麗，不只是在自身內擁有美麗；也是因為被天主創造，而擁有的內在美麗。這是心靈已準備妥當，且能以這種方式觀看受造物的人，才能做的默想。風景和事物都有情緒和靈性的價值，但只是為那些能覺知的人。

塞谷維亞修院的花園是十字若望購買、種植和設計的，凡知道

其歷史又能體味這地方的人，會認定如此的價值。聖人就是像這樣，在大自然中看到天主，心愛主的行跡。他的默觀大自然，超越純美感或多愁善感的聯想。這是超德的默觀，因為大自然和天主有關係。若望極有能力洞察美，但更重要的是，知道他具有超德的能力，藉觀念的結合領悟超德的美麗。

爲了顯示若望對藝術的靈敏，我要舉出一個見證。他在埃加耳瓦略居留一年時，習慣從那地方步行到貝雅斯，之後，他被派到培亞城，在該地著名的大學附近，建立一所學院。他憑「空」建立這個學院。工程快完成時，他請一位畫家兼雕刻家來裝飾聖堂。他的名字叫若望·貝拉（Juan de Vera），當時他是個年輕人，但已經有藝術家的聲望。當他年老時，在若望被列真福品的調查過程中作證：

我們成了極要好的朋友。他是院長，在飯廳中，他安排我坐在他的身旁，留我在修院中吃飯，我就可以不必天天回家吃飯。他向我訂製態像。我工作時，他如果有時間就會常來看我，並幫忙我工作。他提出建議，也有他的看法。

聖人逝世後，顯了一個奇蹟，治癒了這位年輕的藝術家。他受聘於神父們，聖彌格瞻禮日放煙火時，竟弄瞎了他的一隻眼睛，他被帶到修院的房間內，但被請來的醫生說，已是無能為力了。若望·貝拉報告說：

晚間，我向十字若望神父祈禱，對他說：「神父！當你在世時，我們是多麼要好的朋友；現在遭遇這個災難，求你幫助我。」次日清晨，醫生再來時，我突然看見光明，於是歡呼說：「光榮歸於天主，歸於祂的聖人！」

第六章

收斂心神和歸返內心



隨著這兩個特殊用語，我們進行到最後一講，收斂心神（recollection），屬於靈修生活的範圍，歸返內心（inwardness），則屬人性和心理學的領域。我們以此做為本講的標題，希望講論超德生活的本質，以及媒介的真正作用。

聖十字若望時代，靈修語詞中「收斂心神」的觀念

「收斂心神」這個語詞和它所指的心態，並不是從聖女大德蘭或聖十字若望開始的。這是十六世紀最常用的靈修語詞之一。

最常用這語詞的，可能是方濟各會的會士。聖德蘭是在十六世紀方濟各·奧思納（Francisco de Osuna）著作的 *The Third Spiritual Alphabet* ① 中遇見這個語詞。古典的靈修學中，收斂心

11. 此書尚無繁體中譯本。

神無異於與天主結合。首先它描述的不是人的活動，而是天主的行動。收斂心神 (*recogimiento*)、領悟 (*recibimiento*)、結合 (*unión*) 都有完整的靈修和超德內涵。從聖人生活史的一則小軼事可知，處於關注內修生活的時代，談到收斂心神是多麼容易的事。

當時有一位貝雅斯修女，問及一個簡單的自然界問題：為什麼在她路過水池時，青蛙總會跳入水中？聖人以超德答覆告訴她：「為指示妳，當危險臨近時，靈魂該躍入天主內。」

今日重新發現收斂心神

過去三十年來¹²，內心收斂被視為反歷史、自我中心、個人主義，而被排斥；只有和人相遇、感官印象和自外而來的資訊才

12. 神父在此說的「過去三十年來」，照實際年代推算，指的是1958至1988年。

被視爲致富人性。這是有損靈修和修道生活的情勢，所以不久就興起了強烈的反對運動，擁護正確的收斂心神。東方超覺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影響也有助於這運動。重新發現收心的過程中，聖十字若望是最吸引人的作家，愛爾蘭耶穌會士威廉·強斯頓（William Johnston）多年居住日本，他在《無聲之樂》（*Silent Music*）和《愛的內在眼睛》（*The Inner Eye of Love*）二本書中，努力喚起基督徒傳統中的收斂心神，但他也採用東方的貢獻。重要的敘述是回到聖十字若望的著作。強斯頓陳述收斂心神的必須因素：

- *減少膚淺不需要的向外活動；
- *專注人的深層向度，和活躍內在的能力；
- *應用上述能力於個人的聖召。

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消除分心走意和心神分散，而是活躍人的深層向度。這樣不致使人失去人性，「克制」或「滅絕」這人，而是使他更具人性，更是整全的人。

渴望靜默和尋求內心如此地普及，甚而導致誤用，演變成嗜好，淪落為市場價值。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可闡明這事。聯合國組織的大樓中，哈馬舍爾德¹³建立了一間靜室（Quiet Room），使外交家作重大決定前，能有靜思的地方。現今，我們發現許多大公司也採用同樣的作風，幫助經理們和其他的人，加強活躍他們的深層向度。

著名的小提琴家耶胡弟·梅紐因¹⁴向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呈遞聯合簽名，呼籲重申寧靜和深度生活的人權。

但人也能講論自戀式自我觀察的危險。尋求超覺默想時，使用小型便宜的腦波震動器（EEG¹⁵），以阿爾發、貝他、加瑪、德

13. 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 1905-1961，瑞典政治家，於1953-1961任聯合國秘書長，曾獲1961年諾貝爾和平獎。

14. 耶胡弟·梅紐因（Yehudi Menuhin, 1916-1999），美籍英國小提琴演奏家和指揮家，晚年主要致力於國際合作及世界和平事業。

15. EEG：Electroen-cephalography 的縮寫，字意是「腦電圖記錄」。

爾他腦波測量專注的品質。有一位心理學專家（May Mallory），曾經當過修女，在她寫有關聖十字若望的博士論文時，以這種方法來做實驗。她測驗過三十位荷蘭和比利時的加爾默羅會隱修女，在她們默想聖十字若望的著作時，檢試她們的腦波。

超德的收斂心神

聖人有一段很美的文章，敘述以上的三個因素，我們列舉如下：

我的靈魂現在已經赤裸、超脫、單獨，且遠離上天下地所有的受造物，又這麼深入與祢相守的內在收斂……，和祢相守，在這樣深奧的歡愉中，沒有什麼能看得見我。（靈歌40·

2）

「赤裸、超脫」指減少外在的事物；「這麼深入與祢相守的內在收斂」指靈魂專注於和祢相借的內心深處；與心愛主共處，就是注意個人的聖召。

聖十字若望認為，深入己內為找到自己是不夠的；他願意進入己內尋找心愛者天主。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超德的收斂心神，這是進入和天主建立關係的收斂。聖人提到另一方面，使收斂成為超德的收斂：不僅靈魂在自己內尋求天主，而是天主已在那裏，在內心呼喚和追求靈魂。會母說牧者的呼喚吸引感官進入內心的城堡。聖十字若望寫給貝雅斯修女們的信中，提及相同的奧祕：

當靈魂在天主內留神，那時會強有力地被吸引向內，持守靜默。（信 8）

這是另一證明，證實遠離多餘的外在事物，不會導致消滅人性，反而因內在的良友而致富個人。《靈歌》是聖人說明收斂心神，及在萬有中尋求天主的最明晰著作。有關收斂心神，他的著作中最美的是《靈歌》第一詩節的註釋。他在那裏勸告我們：

在妳與祂相偕的內心收斂中，享受和歡欣喜樂吧！因為妳擁有的祂這樣親近妳；要在那裏渴慕祂，在那裏朝拜祂，不要在妳的外邊追求尋覓祂。（靈歌 1·8）

不是以觀察自己和好奇，而是「以信德和愛德」。「靈魂經由愛方能尋獲信德的內涵」（靈歌 1·11），即是天主。

善用今日對內心的渴望是很好的。透過聖十字若望，給它超德的意義，歸向天主，更著重愛德，甚於強調觀察自己。這才能成爲

加深與主建立關係的向內歸返。

真正的祈禱是愛

但是，今日有些西班牙作家，極度依賴聖十字若望，給人的印象是過分強調心理學的觀點。全神專注於放鬆身體——手指、手、手臂、肩等等，這一切使人沒有餘力祈禱。像這樣的放鬆練習可能有幫助；但是真正祈禱的標準，只能出自超德生活和靈修。某些聖十字若望珍視的神祕恩寵，如果在 EEG 的測試下，會得到很差的結果。因為很可能當靈魂正與主親密結合時，想像卻徘徊遊蕩。這種情形下，機器會發出貝他腦波，這是個不好的記號，而聖人卻會說它是個大恩寵。

祈禱的價值不可用分心走意的次數來判斷。有的人常受分心之

苦，但他們是偉大的祈禱靈魂。最好的例子是我們的會母聖德蘭，小德蘭也可能是這樣。另有些人，幾乎不知道什麼是分心，卻沒有善行祈禱。因為不分心是在於我們的專注能力，這不是人人都有的理智能力；反之，祈禱的價值在於愛的深度。

聖座已經覺察，並認清這個危險，即基督徒滿足於放鬆練習和意識擴展，只是以心理向內取代超德方式的祈禱；早在三年前，聖座已有意公佈基督徒的祈禱和東方默想方式的文件。如果我們想採納東方的修行，空虛自己的意識，我們真該讀五遍《靈歌》第一詩節的註釋！

心理學的歸返內心

這裏所謂「心理學的」，是指人本性上的收斂過程。按聖十字

若望的教導，本性和心理的過程應協助和培育超性和超德的收斂。這是他推薦的。但如果我們全集中在這些本性活動上，就沒有餘力去作真正的祈禱。如果我們的情感或情緒熱衷於某人或某事，對於天主或神性的事也沒有餘力了。我們今日的生活，感官可以使用在過多可能的方向。我們有責任從心神分散和分心走意中解放它們，尤其是在情緒的範圍內。

靈魂得到的益處是令人欣羨的……靈魂避開感官事物的快樂，能從過分使用感官而墮入的分心中復原，在天主內收斂心神，護守已獲致的靈性和德行，使之增長，且持續獲得益處。（山 3 · 26 · 1 | 2）

由於減少感官的活動，人天生的心神散漫得以治癒。如果為愛

天主而這麼做，這心理過程就是協助超德生活。這種收斂產生前述的三個果實：護守心靈和德行、使之增加和加深、並添加新的動力。順便說句有趣的話：**無論在祈禱或生活中，理智的分散不會使聖十字若望困擾**。這是心智的正常機制，大部分在人的控制之外。人的理智不能專注於同一對象超過一刻鐘，那時它會暫時分心一下。這種分心不會有害；但情緒範圍內的散漫，則是大有害處。因為它們把心由天主撤回，然而天主該是人專心的對象。

習慣性的收斂心態

有一種能維持整天的收斂方式。我們的會母和聖十字若望，他們認為在祈禱中的收斂是果實，來自一種習慣性的收斂心態。對他們來說，這不是短暫的行動，而是生活，一種生活的結構。在《光

與愛的話語》中，聖人屢次談到這習慣性的收斂。

視天主為你的淨配和朋友，不斷和祂同行，你就不會犯罪，也會學習愛，你該做的事必順利成功。（68）

如果自我滿足於外在的事物，我們不能徹入真正的祈禱。祈禱的本質在於，透過所發生的一切事，高舉我們的心，歸向天主。關於口禱，聖人勸告我們：

基督沒有教導各式各樣的祈求，而是要我們時常重覆這些（即〈天主經〉的七個祈求），也要熱心和認真；因為……其中包括所有的天主旨意，和所有適合我們的事。（山 3 · 44 · 4）

聖人極其看重有利於收斂祈禱的地方。這地方，應該使人立刻高舉心神，歸向天主，不教人分心或著迷。有的地方——聖堂和經堂，琳瑯滿目，惹人注意，它們的裝飾使人不能安靜。有的地方則因單純的美和樸素，適於靜默和收斂。

聖人喜愛大自然，當他找到一個地方適合收斂時，他常會回到那裏，因為他不尋求常能留下新印象的變化。如果尋求這些，我們的注意力會離開天主，熱衷於新奇的事物。

為幫助收斂用的書本也是如此。我們熟悉的書會更有幫助，如福音。否則我們可能出於好奇，而不是為了完全投入祈禱而看書。這種祈禱中的習慣性收斂，貫徹整天、尤其是祈禱的時間，是和別人建立良好關係的力量來源和基礎，能使我們對人完全開放，回應他們，並在被激怒時，不反擊。

以愛注視天主

聖十字若望不用「收斂的祈禱」這詞句，它是自從奧思納，尤其經過聖德蘭成爲廣泛流行的詞句。他說「愛的注視」、「愛的單純凝視」。在他的時代，這說法聽來有點可疑，這是真的，直到今日，聖十字若望有時仍被責怪爲寂靜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他被宣封爲教會聖師，這個愚蠢的謠傳才告終止。

他對「以愛注視天主」的解釋，今日被視爲對天主教靈修有極大影響力的貢獻之一。在他那個時代，人們反對他說，這種祈禱沒有推理思想，消除人的最好恩賜，即理智，使人貶至野獸的境地；出版聖人的著作危險性太大，甚至連拉丁文的也是，因爲他的著作方式混淆不清，理智不明，所以他必須在註解中自作解釋，表明他所寫之詩的內涵。

爲什麼聖人如此重視以愛注視天主，理由如下：

* 這是從推理祈禱進入默觀祈禱的過渡時期。

* 有許多人，雖具有完備的超德基礎，他們的思想常常分心走意。

* 也有些人，他們沒有熱情的感受，由於某些靈修指導者，使他們對自己徬徨不安。

聖人解釋說，分心走意和神枯是天主允許的，使這些在黑夜中的靈魂受苦，反而是恩寵更豐富的記號。天主願意引導這些靈魂更加成熟。藉這「愛的注視」或「愛的單純注視」，聖人的用意，和會母以下所說的話，意思相同：

「我並沒有要妳們思想祂，或獲取許多的觀念……我要求妳

們的，無非是注視祂。」（全德 26 · 3）

這樣的祈禱須有明確的判據，讓我們能分辨它的真實性。因為有多數不能默想的靈魂，自認為修行這種愛的注視，然而他們卻度著平庸的生活。在《攀登》2 · 13 · 14 中，聖人給我們三個記號。第一是消極的：人感到不滿足於推理祈禱。第二，這人更滿足於對天主愛的單純注視，或朝拜，甚於其他任何努力。第三是決定性的記號：須有強烈渴望，更忠心地，認真努力於事奉天主。

卡羅·卡雷托^⑥（Carlo Carretto · 1910-1988）和雷內·華勞梅^⑦（René Voillaume · 1905-2003），都尊聖十字若望為他們祈禱生活的導師。後者對於愛的注視所作的區別和聖人相同。這愛的注視能夠是一個豐滿的經驗，例如：與天主結合的意識如此強烈，或經驗到一句經言如此美味，致使我們寧願保持靜默。單純地

16. 編按：或譯卡羅·卡勒度，是耶穌小兄弟的成員，其靈修淵源於富高·嘉祿的沙漠靈修精神，他認為在俗世的平信徒也能過一種默觀的祈禱生活。著有《城市中的沙漠》、《我，方濟》等。

17. 編按：法籍司鐸及神學家，是耶穌小兄弟會的創立者。

親臨和聆聽足矣！說話反而成爲阻礙。或者也可能是貧窮和空虛的經驗：當我們感覺如此赤貧、空虛又乾枯時，我們的心如此沉重，無言可喻，也無話可說。那時也是，單純地親臨，獻給天主我們的貧窮就夠了！就這樣單純地留在祂的面前。

豐滿經驗的幸福，或空虛經驗時的困苦，這兩種祈禱方式都會轉化我們的生命。我們能觀察到普通人中，不加分辨地行口禱，或作單純注視的祈禱，很快就達到默觀，但是他們不做默想。他們沒有被訓練做推理的祈禱。

附錄

聖十字若望與私人啟示

David J. Centner OCD

對於發生在全球各地的超自然事件，虔誠的基督徒有時很難了解，爲什麼加爾默羅會士不太重視。他們的心態係根源於加爾默羅會聖人的經驗和教導。

在聖十字若望的生命中，有一件事對我們很有啟發性。當會士們聚集在里斯本（Lisbon）召開會議時，有許多人希望一起去拜訪一位聞名的神見者（Visionary），聖十字若望卻寧可到海邊去祈

禱，在那莊嚴澎湃的海岸頌揚天主的光榮。後來正如他所預言的，這個神見者被證實是個騙子。

聖十字若望指導許多對天主擁有崇高經驗的人。人們以為，理所當然的，他會很重視這些特殊的恩寵。事實上，他的態度完全相反；《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二章，他引述《聖經》說明：

「但是現今，在基督內，信德已經建立，福音的法律，在此恩寵的時代已經顯明，沒有理由以那樣的方式求問，也不必如同從前那樣，期待祂說話和回答。因為，天主已經給了我們祂的聖子，祂的唯一聖言，因為祂沒有其他的什麼，祂在這獨一的聖言內，只一次告訴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祂再沒有什麼更多的要說了。：現今凡求問天主，或渴望什麼神見或

啟示的人，不只愚蠢狂妄，也冒犯天主，因為他沒有完全注視基督，而渴望其他什麼東西或新奇的事。」（山 2 · 22 · 3、5）

他繼續又說：

「在一切事中，我們必須藉著也是人的基督、聖教會和聖職人員的律法，接受人性和有形方式的引導；這些方式治癒我們心靈的無知和軟弱。從這一切中，我們會找到豐富的藥材，得到痊癒。凡遠離此路的人，不只心懷好奇，而且異常傲慢大膽。以超性方法進來的事物，如我所說的，除了人者基督¹⁸，及祂那也是人的聖職人員的教導，什麼也不要相信。」（山 2 · 22 · 7）

18. 人者基督 *Cristo hombre*：這是中文很難翻譯的詞句，意思是作為人的基督。聖十字若望在此強調基督的人性，祂也是人，因此把這兩個名詞放在一起，也可說是降生成人的基督。

上述是非常強烈的措辭，然而教會宣封聖十字若望為聖師，並且引述這篇文章在誦讀日課中，告訴我們這個教導是聖教會的道理。

在今日，有許多人危言聳聽，不信任教會的聖統和聖職人員。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轉向神見者、神諭者，尋求他們的引導，甚而傾心於他們的說詞，竟至擯棄教會的明確教導。

在某些個案中，這些神見顯然是騙局；因為他們的訊息中有些部分相反信德。我們記得，當某神見者說出聖若瑟是聖神降生成人時，她的一批門徒即刻煙消雲散。有的時候，是在許多美好的道理中混雜微妙的錯誤，彷彿是德行，幾乎無法被覺察；但漸漸的，它們產生很壞的果實。大致上，這些神見者只不過重述我們從要理問答和探討信仰道理中所獲知的。這些道理可能完全無懈可擊，然而聖十字若望仍然反對轉向他們。因為坦白地說，如果不是來自天主

的，卻視之為由天主而來，就是偶像崇拜。由此觀之，我們才能開始懂得聖十字若望那看似嚴格的態度。

讓我們再回來看，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基本真理：天主如何通傳祂自己給我們——祂經由信德，亦即經由三超德中的信德。當我們接受教會的教義訓導時，我們接受信德，然而信德的內涵卻不能因此而降低到受造的層面。只有人而天主的基督能通傳給我們天主的臨在。可是當天主在信德內，以「實體」的方式對我們說話時，如聖十字若望所說的，沒有任何受造的觀念可以介入。我們的意念留在「空虛」之中，如同至聖者天主，充滿天主的神性臨在。套句聖十字若望最愛說的話：對天主沒有「清楚和分明的認識」，即是天主。

那麼，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當天主通傳自己給我們時，祂的臨在可以流溢到意識中，為此我們經驗到話語、觸動、感受或其他可感覺的通傳。然而，這樣的流溢並非天主，而是一種天主臨在的「翻譯」，我們不能擔保在意念中所領悟的是圓滿的「翻譯」，完全譯出天主臨在的真理，或只譯出天主願意傳達給我們的真理。其中必然摻雜許多自己無意識的廢話；再者，這些神見和直覺的典型模式，非常接近作夢的形態，彷彿乍醒之時的夢境。天主可能臨在，但是許多時候是我們臨在其中。靈魂經驗到一種靈性的「普遍刺激 stimulus generalization」。（借用心理學的用語）

當我們得到一個強烈的內在經驗時，感官希望也能有所感覺，結果我們體驗到感官的刺激。正如聖十字若望在《黑夜》中指出

的，這些感官的流溢通常包含許多的罪根。

如同哲學家所說的，無論所領受的是什麼，乃根據領受者的模式而領受。如果我是一個愛生氣的人，當我從祈禱中出來時，我可能確信天主正對這個世界發火。我們會像孩子一樣說：「媽媽正在氣我」，而實際上，媽媽只是很關心我。更進一步地說，我們愈是透明（或者說，消除了罪惡和錯亂偏情的痕跡），則愈少經驗到這些神見。因為它們彷彿塵埃或煙霧，使房間內的光明清亮可見，同時也因之而阻礙光線的穿射。所以，經驗到如此的神見和神諭，實際上乃根源於靈魂的不成全，並非是德行的標記。爲此之故，最重要的，得到這些經驗的人要向神師報告，絕不可聽憑經驗來主導。如果這神見者是真的，那麼還會有多少的跟隨者，及躍躍欲試的神見者呢？

聖十字若望的基本原則是對之不加理睬，並且要更親近基督，

更忠心於透過聖職人員為中介的教會訓導。然而，有的時候，當私人的啓示可能清楚地說天主願意傳達某些事給教會，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啓示可說就是《聖經》上所謂的預言。

《新約》中的預言神恩，根據最好的神學家的意見，有兩個目的。首先，預言提醒我們在信德方面的疏忽，或責備我們遠離天主的旨意。根本上，這兩種情形的預言都是召喚我們歸向天主聖言。像這樣的顯現，例如聖女瑪加利大·瑪利亞，或瑟納的聖女佳琳，她的使命是把教宗帶回羅馬。預言的第二個目的，是幫助教會在某一特定的時刻明白天主顯示的旨意。這可能是一個先知性的訊息，去向萬民傳布福音。然而第二種預言的作用絕不能在福音的基本訊息上添加什麼，並且必須得到教會欽定的批准，以之作爲人性的憑證。這種預言絕不是信仰的對象。

當教會承認一個顯現，或批准某個敬禮時，只是加以許可而

已，絕不勉強人信奉。教會甚至不保證其真確性。我們可以善用這些顯現和敬禮，用來幫助我們更親密地跟隨基督。然而，如果我們愛之過甚，竟而取代了基督的福音，它們甚至會變成阻礙。《聖經》是天主聖言，基督藉《聖經》對我們說話，就像祂在聖體聖事中的奧祕臨在。

有一件關於瑟納聖女佳琳的聞名事件，一位司鐸想試探她，帶給她未經祝聖的麵餅作為聖體。聖女非常驚駭，責備神父冒犯崇拜偶像的罪過，因為把普通的麵餅當作基督的真實臨在而崇拜。同樣的，對於不是出自《聖經》的話，我們絕不能以之為《聖經》中的天主聖言，加以欽崇崇拜，這就如同敬禮未經祝聖的麵餅一樣。

在《舊約》中，天主禁止有任何直接代表祂的事物。當以色列在撒羅滿王死後分裂為二時，以色列王最大的罪過是設立兩座王家神壇，和耶路撒冷的聖殿對峙。他在神壇上設置金牛犢，沒有人

想牠們所代表的是虛假的神明，或想牠們是雅威的完全代表。事實上，至聖者天主是空虛的¹⁹，凡真愛天主的人，也必須在他的「至深中心點」空虛每一個由人創造出來的象徵。事實上，我們能崇敬基督的至聖人性，祂是真人，因為藉著降生的恩寵，祂是真天主的真實人性，只有耶穌是天主聖父的可見形象。

那麼，我們要如何回應預言的訊息呢？

聖十字若望教導說，天主把亞郎給了梅瑟，除非有來自理智的聲音，我們不該聽憑超性的通傳而行事。

「因為天主這麼喜愛的是，藉人來治理和指導人，及人必須被本性的理智管理，天主絕不希望我們完全信賴祂的超性

19. 意思是沒有任何的象徵足以代表天主。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說：「天主命令約櫃的中心是空的(出廿七8)，用以提醒靈魂，若願意成為天主樂於居住的殿宇，天主希望他怎樣地空虛一切的事物。」(山1·5·7)

通傳，或確認它們的力量和安全，除非經過人的口舌，這人性的管道。所以，往往當天主向靈魂說或啟示什麼，祂也給這靈魂一種傾向，亦即告明妥當的人。還沒作妥當的告明之前，他通常得不到完全的滿意，因為他沒有從另一個人，如同他自己一樣的人，領受教導。」（山 2 · 22 · 9）

至於聖女大德蘭，如果在祈禱中天主要她做一個特別的工作，比方說，去創立新的隱修院，她會把這個構想呈報給長上，如同要完成一個善舉，讓他們根據事情本身的價值而做決定。如果長上做出不同的決定時，例如創立博格斯（Burgos）新院，她知道服從長上的決定是更好的，而且也更悅樂天主。關於這事，她確實符合聖十字若望所教導的原則。

當若望說到本性的理智時，他說的不是理性主義或個人的意

見。其實，他所說的是教會的神學省思，而地方教會的神職人員則為教會。

「這正是謙虛靈魂的特色：他不敢獨自與天主交往，沒有人的管理和指教，他也不能全然滿意。像這樣，正是天主所願意的，因為祂靠近那些相聚一起商討真理的人，為在本性理智的基礎上，證實並確定真理。……因此，在福音中，上主也說：……那裏有二、三個人聚在一起，關心什麼是我聖名的更大榮譽和光榮，我就在他們中間，就是說，在他們心中說明且確定天主的真理。……這是為了說明，天主不希望有人單憑自己，相信個人的經驗來自天主，或沒有透過教會或聖職人員，而確認或肯定它們。因為對這樣孤單者的心，天主不會賦予真理的明晰和確認。像這樣的人，對於真理，必

會處於虛弱和冷淡之中。」（山 2 · 22 · 11）

這個真理就是說，加爾默羅會的靈修是曠野的靈修，是特別屬於天主的曠野，天主用來淨化祂的人民，不再貪戀他們的偶像。我們加爾默羅會士應該效法厄里亞的芳表維護信德，不因虔誠貪戀任何非天主的事物而遭汙損。

如果閱讀《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三卷，你會清楚地看到，貪戀任何非天主的事物，帶給人極多的危險。

誰是唯一？

至於我的看法，在今日的教會裡，它們最大的毒害，就是讓我們認定某方式是唯一的，或是最高妙的，若是有人不同意我們的意

見則是錯誤的。它們以巧妙的方式分裂教會的團體，製造黨派，引人注意它們，暗中破壞教會的正規教導。某一作家說得真好，稱之為「魔鬼針對虔誠者設立的圈套」。

聖保祿早就告訴人們，有一個比追求奇異特恩更好的方式，這個方式就是追求愛德。聖十字若望也告訴我們，有一個比尋求特異知識更好的方式，這就是認識基督，祂是被釘的基督。再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了。

(摘譯自 *Carmelite Digest* Vol. 15 No. 3 Summer 2000)

慶祝 聖女大德蘭 五百年誕辰

新譯加爾默羅
靈修經典



愛的活焰
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聖十字若望◎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聖女大德蘭自傳
Teresa of Avila: The Book of Her Life
聖女大德蘭◎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兩種心靈的黑夜
The Night of Soul
聖十字若望◎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聖女大德蘭的全德之路
The Way of Perfection
聖女大德蘭◎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攀登加爾默羅山
The Ascent of Mt. Carmel
聖十字若望◎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走進倫敦諾丁丘的隱修院
Upon This Mountain
瑪麗·麥克瑪修女◎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聖女大德蘭的靈心城堡
The Interior Castle
聖女大德蘭◎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聖女大德蘭的靈修學校
St. Teresa of Jesus
賈培爾神父◎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著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電子發票捐善牧， 發揮愛心好輕鬆



您的愛心發票捐，可以幫助

受暴婦幼 得到安全庇護

未婚媽媽 得到安心照顧

中輟學生 得到教育幫助

遭性侵少女 得到身心保護

棄嬰棄虐兒 得到認養看顧

消費刷電子發票
捐贈條碼

愛心碼：
8835 (幫幫善牧)

102年起消費說出
「8835」
(幫幫善牧)
愛心碼

當您消費時，而店家是使用電子發票，您只要告知店家說要將發票捐贈出去，或事先告訴店家您要指定捐贈的社福機構善牧基金會8835，電子發票平台就會自動歸戶這些捐贈發票，並代為對獎及獎金匯款喲！

消費後也能捐贈喔！

如何捐贈紙本發票？

- 投入善牧基金會「集發票募愛心」發票箱
- 集發票請寄至：台北郵政8-310信箱
(劉小姐：02-23815402分機218)

諮詢專線：(02)2381-5402
劃撥帳號：18224011
戶名：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等待天使...

對這一群白衣修女們來說，長年隱身北台灣偏鄉八里；
因著信仰的無私大愛，全心全意地照顧孤苦無依的貧病長者。

她們從不收取長輩們一分一毫、亦從未接受政府分文補助。
四十多年來，全靠向來自台灣社會各界的善心人士勸募，
不定期的捐米、捐衣、捐物資、捐善款，分擔了修女們重要且繁重的工作。

但是長輩們賴以維生的家園的老舊房舍終究不敵它所經歷
無數次地震、風災、與長年的海風侵蝕，
建物多處龜裂漏水、管線老舊危及安全；加上狹窄走道與
空間漸已不符政府老人福利新法的規定。
安老院面臨了必須大幅修繕的重建迫切與捉襟見肘的
沉重負荷：他們正等待著如您一般的天使。



邀請您一同來參與這照顧貧病長輩的神聖工作
讓辛勞了一輩子的孤苦長者們
能有一個遮風避雨安全溫暖的家、安享晚年！

台灣天主教安老院愛心碼：107765



台灣天主教安老院
安貧小姊妹會 www.lspw.org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一段33號
電話：(02)2610-2034 傳真：(02)2610-0773
郵政劃撥帳號：00184341 戶名：台灣天主教安老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愛，永遠不會滿足 / 費德立克·路易斯·沙爾華多神父
(Fr. Federico Ruiz Salvador) 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 初版。— 臺北市：
星火文化，2016.05
面；公分。— (加爾默羅靈修；13)
譯自：St. John of the Cross : the Saint and his teaching
ISBN 978-986-92423-4-9 (平裝)

1. 聖十字若望 (John of the Cross, Saint, 1542-1591) 2. 傳記

249.9461

105005676

加爾默羅靈修 13

愛，永遠不會滿足

作 者 費德立克·路易斯·沙爾華多神父 (Fr. Federico Ruiz Salvador)
譯 者 加爾默羅聖衣會
執行編輯 陳芳怡
封面設計 Neko
內頁排版 Neko
總 編 輯 徐仲秋
出 版 者 星火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衡陽路七號八樓
電 話 (02) 2331-9058
營運統籌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林裕安
業務專員 陳建昌
業務助理 馬絮盈·林芝榮
企畫編輯 林怡廷
讀者服務專線：(02) 2375-7911 分機 122
24 小時讀者服務傳真：(02) 2375-6999
香港發行 里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Anyone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香港新界荃灣橫龍街 78 號
正好工業大廈 25 樓 A 室
電話：(852) 2419-2288
傳真：(852) 2419-1887
印 刷 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I S B N 978-986-92423-4-9

定價 / 240 元

中文版權屬 苒林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

•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

愛，永遠 不會滿足

學習聖十字若望靈修的最佳指引

聖十字若望在今日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被重新發現。
不只在修會，而且是整個教會，甚至連教會外的各式團體，
以及非基督信仰的人士。

他是神祕神學家，可是卻相當具有人味，一點也不道貌岸然；
當〈黑夜〉詩出版時，他被視為哀傷和痛苦的聖歌手，
但這詩卻是在晴空萬里、如花似錦的大自然中寫成的；
當他被關在監牢受苦時，所寫的卻是愛情洋溢的詩〈靈歌〉。

對於聖十字若望我們還有多少誤解或是不解？

讓聖十字若望靈修研究權威路易斯神父，為我們一一揭開聖人的真實面貌。

- ◎ 信德有如和天主來往的器官，它像電話一樣可以接收與回答，聖十字若望在這方面的經驗與教導是如何呢？
- ◎ 聖人卻特別看重以「人」為靈修生活的媒介，他也說Nada、Nada、Nada（棄絕一切）才是與主結合的捷徑，到底怎樣才能做到以心役物而不役於物呢？
- ◎ 什麼是愛？什麼是歡愉的感受？怎麼樣的情感是錯亂的？將這些辨別清楚為什麼對靈修生活那麼重要？

ISBN 978-986-92423-4-9



9 789869 242349

XA0013



定價240元

星
火
文
化

大是文化